

後漢書卷之十九

序

送熊文彦歸江西序

傳曰君子以友輔仁天下之大倫五友其一也

必備道其損益之故友之為道豈易言哉近世學者率不好

己過未有善而欲人揚其善已則雖見不善已則肆蕩于外不

求于中詆異而黨同附勢而傳聲譽揚其善如也而與之

友能無損乎故論友之益者曰直曰諫而人謂之友者則為夫直矣

諫矣而所聞不多則箴規贊勸未必盡合也士志道于今嘗未

見其能益也嗚呼友之為道豈易言哉

鄭士季無何又因鄭子而得熊文彦為熊文亮以

莊恢平其有容且年方壯氣方銳



之始出鴻之始發劫萌之方造也國命曰交相感化是方自
慶其各有時益也此歲暮之歸游氣而三子亦各得其時
逝命酒以刑而為之言曰古人之為學也夫亦各得其時
大聖也曰假我數年卒以海內易衛武公大賢也曰陳仲尼
而況於吾儕也乎歲月如流時不再得時不再得時不再得
之不多其基不鞏詩不云乎婉兮婉兮安可久矣夫樂見兮矣
而弁子幸相逢于未老而學業俱著是為朋友之心遂矣三
子東門之章游子之吟則不必為君歌也

悅茂堂詩序 并詩

悅茂堂者會稽旌教寺僧庭上人之所居室也上人性好菊故
種菊環其居取菊譜之語名之曰悅茂或曰謂其以菊之茂而
為悅也或曰非也悅茂在菊不在人上人將於是乎觀物焉豈

性則者鳥獸不得其性則瘠草木不得其性則萎以枯故茂物
有遺悅之而已矣悅之有道使之得其性而已矣敢問使之得
其性者道乎曰有可得聞乎曰上人之為學也夫亦各得其時
其性者道乎曰有可得聞乎曰上人之為學也夫亦各得其時
則肥之肥則培之肥則扶之肥則疏之瘦則陰之瘦則去其
秋而華灌之秦二糲二英二見其生而榮而不知其所以生如

斯而已耳或以語於予曰有是道也后稷之所以教民
稼之上人其果有見於此物者何耶嗚呼使世之
為人牧者之懷若民如土人之懷其萌也天下其安哉因
書曰

治國如治園春者如養民者如養穀也此理也若夫五帝三
三繼世稱至仁賢欲盡其善不使傷和者所以養穀也問物三熙
陽春動植皆榮華也長歲及夜則穀漸衰此是久沉淪誅求
與剝削浩蕩無涯津高堂一美樂白金半屑墮誰見田里間悲
啼歎吟呻本根不自固枝葉何由伸感來為爾歌哀音人蒼生
安得觀風者達之于紫宸

送張山長序

稽山書院山長張君用中受代歸友生具酒有禮送君

夫君子有執爵而言曰行者必以贖古之道也故老子曰富貴
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是故詩有松高祭民繾綣激切情
意懇至是蓋温如春陽馥如蘭芷而重於南金夜光之遺贈也
張君以茂才舉為文學官居其職三年教行而道尊人無間言
今以代去而所與游者又莫非文學士而無言以送之庸非缺
乎眾應曰諾於是命楮筆各為歌詩俾余序焉余觀詩人之有
作也大抵主于風諭蓋欲使聞者有所感動而以興其懿德非
徒為頌美也故崇獎之言冀其有所勸而加勉示事之告願其
有所儆而加詳也然後言非空言而言之者為直為諒為輔仁
為交相助而有益而聞譽達于天下而言與人相為不朽不亦
偉哉今諸君之詩則皆既肆好矣復何以尚之哉方今教學之
官為職甚卑而其出身為甚正非他岐比也由是而躋大官位

軍輔者非一人矣張君年方壯氣方盛學方進而業方隆也猶
雲之木起於勾芒冲天之翰發于溥清由是而之焉仲山甫由
伯之地位不難造矣人之言曰誰謂華高企其齊而他曰仲山
甫申伯之德業吾於張君深有望焉

牡丹會詩序

甲午之春予避地會稽始識祝茂卿于吳君以時之所三月既
暮茂卿之牡丹始開因得與寓官郡士性觀焉主人崇酒肴登
客而俯之既洽主人奉花以請曰慈花之植于某有年矣雖說
嘗自聖而未嘗有闔坐皆文章大夫士如今日之集者蓋各為
歌詩以爲他日之雅談乎客曰唯唯乃取唐人羅鄴詩二句十
餘字而韻命探先借所得爲詩不限以體制製詩成篇余序其
後

而又謂之豈非則其爲和也不流而爲樂也不滯故溥而無害
於德此詩人之所以贊而美之也予嘗見世俗之爲宴集大率
以聲色爲盛禮故女樂不具則正客莫不黯然而無驥及夫爲
節既繁性情交蕩男女混雜謔浪褻侮不一類有向隅而不
復與詳則憤然見乎色形乎辭故始之以笑傲而終之以鬪
爭以爲有人之心者無不知惡而絕之也而世方以是爲能放
曠豁達以盡主客之情然則與禽獸異矣其若今日之會則不
然矣其色則草木之秀其聲則風雅之餘其人則邦家之彦也
是故構遠酬酢所以盡朋友之義凝志澄神所以杜縱恣之門
抑揚取義所以獲幽深之抱懽情既暢藻思迭發莫不郁如椒
蘭鏤如金石皎如月露羅如蛟龍之出溟濛捷如猿猴之食
大酋以獻

然神者不能靈龜陰之以藉承則茲歎之不如矣蒼筤之實
鳳皇食之以之麥牛則管稗之不若矣人固有異好惡其相去
豈不懸絕也哉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吾於是乎見之故既
為之詩復冠以序焉

選道士張玄中歸桐柏觀詩序 并詩

別峰上人既住寶林十有七年道高德隆旨廢成理乃重建
巖之軒以游息四方之文學士於是叢林之望益重而龜山之
秀為於越冠華裾漢佩篇翰交錯濟三翼三彬二如也至正甲
午予來會稽曰得與群士大夫為寶林之游而賦詩倡和無虛
日焉夏四月癸丑有道士張玄中來訪別峰上人告將歸桐柏
觀適余暇所游皆在上人遂分韻為歌詩以送道士詩成屬
序序平嘗見世俗以儒與僧道為三教謂當各道其道各志其

志言不得言詩行不得同齒衣服不得同制度也公於是乎知
徒游而贈以詩何獨異乎人之言耶蓋吾徒之所以與上人游
者非欲求其道也上人能賦詩而樂賢士寺之勝足以資吾徒
道士又遠來見吾徒而欣慕焉吾安得而拒之三王世遠天下
之為民者不易矣懷才抱志之士遺其勇于方外以遠害而維
元室得已哉乎既從上人之請而為之詩復為序焉詩曰
道士張玄中歸桐柏觀詩序
木末為青
具會之
風神
葉
化妙
蟬地

夫國之存亡倚於將反掌之間昔山分焉不得其良而用之是以
人與國棄也故良將授其兵于敵而敵失其所禦良醫授其藥
于病而病失其所聚兵可以殺敵藥可以殺病人皆知之用之
有舛則殺病之藥不于病而于其人殺敵之兵不于敵而于其
國可不慎哉故人之將死而得良醫國之將亡而得良將天下
之幸無有大於此者而天下之功亦無有逾於此者以之五言
良非過矣紹興江仲謙以醫良于其郡甲午之歲余挈家來紹
興紹興地卑濕歲又寒暑易常度家人疾病相連屬不絕延仲
謙診之劑所授無不愈由是倚仲謙以為安而信其以良稱不
虛矣方予家人之疾也仲謙來視曰其當某日愈某當變某疾
疾作後幾日愈無不驗有所餽謝則堅拒不受予嘗讀史見趙
充國論邊事無如其先言魏公子救邯鄲于垂亡而却不受

國之存亡倚於將反掌之間昔山分焉不得其良而用之是以
人與國棄也故良將授其兵于敵而敵失其所禦良醫授其藥
于病而病失其所聚兵可以殺敵藥可以殺病人皆知之用之
有舛則殺病之藥不于病而于其人殺敵之兵不于敵而于其
國可不慎哉故人之將死而得良醫國之將亡而得良將天下
之幸無有大於此者而天下之功亦無有逾於此者以之五言
良非過矣紹興江仲謙以醫良于其郡甲午之歲余挈家來紹
興紹興地卑濕歲又寒暑易常度家人疾病相連屬不絕延仲
謙診之劑所授無不愈由是倚仲謙以為安而信其以良稱不
虛矣方予家人之疾也仲謙來視曰其當某日愈某當變某疾
疾作後幾日愈無不驗有所餽謝則堅拒不受予嘗讀史見趙
充國論邊事無如其先言魏公子救邯鄲于垂亡而却不受

賞古今所稱以為賢今以仲謙觀之良賢之與良將其用心真
有不期而昭合者良可駭也刻溪姚古道從師于越得疾焉遇
仲謙而愈仲謙又不取餽謝郡士之與古道交者多賦詩以美
仲謙而予又為知仲謙者故為序

贈徐仲遠序

世之所謂禍福通塞者果由於命耶聖人罕言命之果不足道
耶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自古固有
不仁而安樂守道而戮辱者庸非命乎古之人以壽富康寧攸
好德考終命為福而不言貴本之論命以官爵之大小品高下
豈古之所謂禍福與今異耶好德無踰於仲尼則厄窮而在下
顏淵亞聖三十以死曹孟德司馬仲達位在人上而以壽終且
及其子與孫傷耶福耶所謂命者當何以斷之哉易曰窮理盡

知命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今之言命者其果
有命於古人否乎天以陰陽五行生為人也陰陽五行之精是
為日月木火土金水之曜七曜運乎上而萬形成于下人也者
天地之分體而日月木火土金水之分氣也理生氣三生意由
數以知氣由氣以知理今之言命者之所由起也夫氣凝也人
子也母子相感靈微相應天人之理也則亦何可廢哉日至而
履歲解月死而歲確照温風動而暑來死清霜降而豐鐘鳴物
理相通不可誣也天台徐仲遠以七曜四餘推人生禍福無不
驗于甚異之而贈以言若夫吉凶利害之所趨避則吾聞之五
子矣

毛原董詩集序

予在杭時聞會稽毛原董善為詩士大夫之工詩者多稱道之

恨不能識也至正甲午盜起既枯問于辟地之會稽始得盡
原章所為詩蓋直而不絞質而不俚豪而不誕奇而不恠博而
不濫有忠君愛民之情去惡拔邪之志愾愾二憫二見於詞意之
表非徒作也曰大故焉或語于曰詩貴自適而好為論刺無乃
不可乎予應之曰詩何為而作邪虞書曰詩言志卜子夏曰詩
者志之所之也上以風化下二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
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詩果何為而作耶周天子五年一巡守命
太師陳詩以觀國風使為詩者俱為清虛淳靡以吟騁托款月
露而無關於世事王者當何所取以觀之哉曰聖人惡居下而
知上者今王子在位而披其詩以弄是非之權不幾於訕乎
曰何是何言詩三百篇惟頌為宗廟樂章故有美而無刺二
曰何是何言詩三百篇惟頌為宗廟樂章故有美而無刺二

咸采錄而不遺也變風變雅大抵多矣其有直指其事
其人而明言之者節南山十月之交之類是也使其有訕上之
嫌仲尼不當存之以為訓後世之論去取乃不以聖人為執節
而自私以為好惡難可與言詩矣曰書曰惟口起羞昔蘇公以
謗詩遠獄播斥海外不可以不戒也曰孔子曰邦有遺老言危
行邦無道危行言孫故堯有誹謗之木而秦有佻語之修亂世
之計治世之所與也得言而不言是土瓦木石之徒也王季子
聖明之時而敢違孔子之訓而自比於土瓦木石也耶

送余希賢歸江東序

有不必問其行而可以知其人則視其所交而已矣故元禮之
門惟林宗可登仲舉之榻非孺子不下夫一介之士未必人
識而知其心也而二子之名以之聞于天下者何耶嘗是時天

下之想望三公不啻如欽欽鳳皇而二公亦直以天下之模楷
自任其明如鑿其直如弦其平如衡其公如日月之照人莫不
知之也故士之受其知者如馬之逢伯樂如劍之遇薛燭如鑽
補松柏之得匠石其美不揚而自播其情不衡而自定矣別
上人為平言然希賢以池陽府吏從監獄外之陽公治政
江東之陽公甚敬重之有諱書美與許議多益及公還紹
興希賢又送至浙江之東令將歸請為言以饒之于居王以南
國時希賢嘗來訪余一識面不能煩數接話言惟是子陽公之
政事曰下於民門庭無私謁左右無私人則予所目見為有
也子濯孺子曰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人欲知希賢
當以此論之

居士文集序

世謂山水之佳有以助人之才發本之新是故名山勝地必有
文人秀士出乎其間今天下之各山勝地大率多浮屠居之固
當獨獲其助以發其奇而不能多見者何哉桐江之顯以子
陵彭澤之著以元亮黃溪西山無柳子為之刺美吾知其泯泯
而無聞矣抑山水之有助於人乎將人有助於山水也雲門若
耶以名勝聞天下自遺獻上人至于今且千載中間若智永
欣之字盡一盡徹之詩彭名于世僅數人焉抑山水之助蓋自
有而不能皆也耶皇元混一宇宙文物之盛追配隆古於是
若江淳休二上人相繼出焉文人秀士欲為雲門之遊者多
二上人往止人或不在山則為遊者亦鮮抑又何耶予於古人
詩篇中讀雲門山水之美又於學士大夫間聞二上人之名甚
矣思一往弗得今年始至其所而斷江死矣淳休年近八十而

神氣完固操筆為文章在壯健者若數古今論道理終日磨
不借名固不虛得哉上人有詩文若干卷弟子友至所集而歸
林學士黃公為之序其於釋氏之學自得深造無不言矣其
所為詩莫不古雅峻潔而有奇氣嗚呼上人於雲門山水可謂
有光而弗吝於前人矣於是乎序上人姓名允若字季衡淨空
者其自號也

贈宣使王民贈詩序

孔子稱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夫使者所以宣德敷令
通壅滯滯以乎上下之心達遠近之情故有事則行無事則
身行而不戾非命使人見其使而知其王之善夫是之謂使乎
今之宣使將首府之號今以勞遠于所屬雖與存之檢然必其
事之重且急者乃命宣使以行其為以存其權也夫使不依

也故宣使之出實代省官行事受言以往知省官之自行是故
所屬莫不敬畏奉承之不暇奈何才智不同則有因人之故長
奉承而違以行其私者恃勢弄權無所不為徇毫毛之利以費
山岳之怨使天下之人輕視藩閩歸咎大臣厚莫大焉而尚可
以言使乎哉近者寇盜蓬起大軍四出進討凡馬矢兵甲之須
多取給于江浙故令屬路分辦而每路以宣使一人督之三
民則實來紹興悉錘去故習禁吏胥無得科歛日飲食衣條
取給于館驛其外毫髮無所需所造器物惟務中度其他事
莫無所與故如期畢事而民不擾人感德之且曰使受命于
府以出者人一如王君大臣之膏澤其下不下於民者哉天下
之民其有含怒蓄憤于其有司者哉嗚呼王君可謂不辱者
之命而澤為使之道矣於是乎序

送章生益之龍泉序

古之人有行則歌詩以送之其來遠矣故烝民所以饒山甫於
高所以贈申伯皆優述其德行以勉進其勲業非若後世傷離
憐別留連杯酒以摠其兒女子之情態也括借多賢士大夫今
於章君之行必有所啓沃振勵不為無益告矣是詩之編庸可
忽哉章君佐右末公拯臨海之窮民救寧海之狂寇鎮守寶定
招撫松陽遂昌咸有成效功高而不言心勞而不辭有德行者
固如是哉今君又奉右末公檄之龍泉夫龍泉章君之樂梓里
也往歲右末公以孤軍破賊揚威福建章君嘗與有力今此行
也將是軍食盡糗之寒道在垂髮戴白之滿車下章君將日不
暇給而分府可以無西顧之憂矣章君勉其大夫夫生長其
常不世不務進及遇來故則雖身以為圖安一方亦乎命不

惟我勉哉章君者至前空濶海陽皆自落暮遠于在朝垂名
竹帛矧今天下多故章君已試有效者哉君見勲書曾此升矣
於是華言

贈陳伯光詩序 并詩

陳君伯光以醫名于精者也括故多良醫而伯光為能世其
父業傳有之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蓋其傳之也遠其試之也
詳其可信而無惑也宜矣往歲伯光徵予文字時迫事不克
應所請今至括伯光又來予乃問之曰昔者神農嘗食草木
魚玉石酌其酸苦辛鹹以辨燥濕寒溫披陳其性情表畫其
惡定為君臣佐使以九等命之曰藥黃帝岐伯善為經書
難吞問以聞神用醫之為數不亦大彰明矣乎岐伯既沒則有
若越人華佗淳于意張仲景孫思邈之流莫不能數弄化機

用其材出沒鬼神造法立方轉移陰陽皆可以血氣朽骨生色
精而制人制於掌上何昔有而今無耶伯光愀然歎曰君何莫
之思也人亦有言情隨智遷事與時殊昔之為術者早夜以謀
道欲道成而功日虧今之為術者早夜以謀食故智暮而道與
衰是是非一日矣且夫三才一理治道無二天地將病投祥諫
者人身將病氣色先微病之將至其藥乃萌防微遏疾百病不
生善為形見力倍功半知及此者其神人乎醫乎醫乎竟與之
為天下亦不外是矣乎宜其昔有而今亡也予甚憂其言因序
而繼以詩曰

嗚呼不世出人病莫能治伊周不世出國病莫能醫豈無龍
宮方可以完支離担侯彊自用扁鵲乃是疑夫一何都山中有
其真形也陳精魄海上徒安期

季山甫文集序

季君山甫文集若干卷體格嚴正文詞典雅真可以式後學傳
來世不可磨滅者也予與山甫生同郡自少相友善山甫實長
予九歲其學問才識非予所能及也而予以年少忝稱弟山甫
乃屢試不偶庸非時命也耶予自丙子之歲宦游他方山甫亦
出典文學外邑不相見者垂二十年是時諸公方留意選拔其
暇及古文也乃今年復會于梓而復獲讀山甫所為詩文銘誌論
贊序說莫不樞濟三方駕古人下視揚塵組綴之文不啻如
麒麟鳳皇之於騶雀鼯鼠也蓋其學問之功益勤而真積之力
愈久如水有源而流長如木有根而枝繁焉得以凌近視則之
其鳴呼嶺陽之相泗濱之石排風霜而雪濤浪不知其幾年矣
然後繼之以絲繩度之以規矩登之清廟則可以交于上下神

天將成其材必先苦之理則然也昔人有以水鑽穿石者
遺徒不已卒得丹以為僊今山南年命危而志愈堅然無
直其業自隆而名日著也人之言曰詩者情之所發而後
采者其尚以山南為法焉

項伯高詩序

言生于心而發為聲詩則其聲之成量者也故世有治亂而聲
有哀樂相隨以沒皆出乎自然非有能彊之者是故春禽之音
悅以豫秋蟲之音悽以切物之無情者然也而況於人哉予少
時讀杜少陵詩頗恠其多憂愁怨抑之氣而說者謂其遭時之
亂而以其怨恨悲愁發為言辭為得而和且樂也然而聞見異
情猶未能盡喻焉比五六年來兵戈迭起民物凋耗傷心滿目
每一形言則不自覺其真會貴悅雖欲止之而不可然後知少

陵之發于性情真不得已而予所恠者不異夏商之凝冰矣故
今觀項君之集而深有感焉項君與予生同郡而年少長觀其
詩則冲澹而和平逍遙而閒暇似有樂而無憂者何耶嗚呼當
項君作詩時玉澤旁流海岳莫以項君雖不用于世而得以放
意林泉耕田鋤水無所維係於此時也發為言詞又烏得而不
和且樂也夫以項君之文學而不得揚歷其間雖散太平此入
情之所不足也而項君不然抱志處幽甘寂寞而無怨項君亦
賢矣哉賢者不獲用世而亦不果於忘世吾又不知項君近日
所作蓋能不悽愴憤悅而長為和平閒暇乎否也感極而思故
序而問之

呂周臣詩序

仲尼有言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夫以人心之出入無

時亦不至于聖人不惑之地則不有以收係而拘止之解不顯
搖汗漫而無所不之矣故以博奕為賢乎已厥旨微哉呂君周
臣由吏員累月日至九品家居以待選則杜門而作詩有款史
一百首題詠雜花二百有餘首皆意足而語到予嘗見今世之
從事于公門者避則慕權利以相夸退則交結勢要談官府是
非勾引俗事以故人之慕已以肥其家未有能兀兀獨處而留
心文墨若周臣者也周臣以通濟之才沉下僚而無怨筆門隨
替為詩歌以自適且不刻琢以求銜蓋有得於寡欲養心之道
者乎故喜而為之序焉

履齋集卷之九

履齋集卷之二十

書蘇伯愴柳史新獄記後

往歲朝廷慮天下斷獄之未審用口書柳史意蓋遠官審覆
論報僕憐者山間聞人言之山嶽震動如雷而之將至陰風鳴
條飛雷驟自東氓猶吏竄伏如鼠自期不能免而銜冤抱痛
之民嗚呼仲眉引頰若槁葉之枯滿及其至則風止雨霽望
者如敗軍之歸而畏者如厲鬼之索命而浮扶棺也則恹而閉
于堽成更事之人咸曰斯大獄也柳史亦無其隙不得而還
其國也自太息曰苟如是為用是者者者為我於是大信乃空
之真能生死人矣既又聞諸人曰非朝廷意也奉命者之不格耳
又觀國子博士黃先生所叙柳史蘇公慮因湖地所平反事焉

等拘於成案哉然後知賢人所為固與衆人異矣夫以一湖北之地必一巡歷而所平反者八事所獲豪右之持吏而尼法者又數事豈他道之無冤民耶無蘇公而已矣僕往嘗觀之以此之以簡訟名者之其庭草生于階槐其几塵積于牘徐而訪其鄉察其田里之間則疆梁橫行怨聲盈路問其故曰官不愛詞無所訴受之而已矣大吏至則曰官無不生事民誹非官罪也則皆挾出之訴者悉舍詔去則轉以相告無復來者由是卒獲簡訟之名嗚呼與圖廣矣不皆得蘇公彼上報于朝者又將獲備事之賞矣然後怨憤之氣抑而為盜賊之氣而為盜賊之氣為災疹上應乎天誰之咎哉嗚呼使人如蘇公刑期于無刑不難矣明天子在上庶其見之則求諸老成以為典刑會是編其美適哉

世之所謂浮屠者果何道而能使人信奉之若是哉人情莫不

好安樂而惡憂患故備之必於其所恒懼誘之必於其所恒願然後不待驅而自赴浮屠氏設為禍福之說其亦巧於致人與天四海之衆林也而無不為其所致何哉彼固非以惑愚而已也人情無不愛其親沒矣哀痛之情未置而謂冥中之欲加以罪孰不惕然有動於其心哉間有疑焉則群神之目見其死者拘於囹圄受箠楚而幽寂者故中材之人莫不沈馳而蟻附雖有篤行守道之觀則亦文致其罪以告表于土偶木俑之前彼固自以為幸而不知其為大不孝豈不哀哉且彼謂狀物者必償其死故有馬牛羊豕蛇虺之獄謂天下盡盡動者舉不可殺也今夫廟貌騰動擗擊齋是以食日不知其幾何

而獨無罪也。或人之殺物有獄矣。虎豹食人而無獄。何其言也。獸而輕人也。彼又謂婦人之育子者。必有大罪。故見女子允其信其說。以致恩于其母。吾不知司是獄者。誰歟。人必有毋持會其母而獄人之母。與將并與其母而獄之。與獄其母不孝。全其毋而獄人之母。不公。不孝不公。俱不可以令二者必一。居焉持見辟起而攻之矣。雖有獄。誰與治之。宰天地者帝也。彼則謂有佛焉。至論佛之所為。响二。媪二。君老婦。然有呼焉。來彼不論是非。雖窮凶極惡。無不引手援之。使有罪者勿。是以情破法也。夫法出於帝。而佛破之。是自獲罪于天也。吾知其無是事也。昭二矣。以獨子之賢。其不為所感。無足怪者。吾獨悲夫天下之為獨子者不多也。故又為之言。以釋夫知愛其親而不知道者。

善善最善最善

以明道而求言于人者。將以正己之所學。言可以苟乎哉。所謂善善最善。本於東漢東平王之言。天下之格言也。人以此而為善。必有其方。不可徒云二而已也。今夫世俗之人。類以善目也。觀其行而不檢。道之不明也。久矣。夫善未易擇也。與相奔許。與直相似。小諒賊信。小慧賊智。小剛賊勇。小不之賊仁。故有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疑似之間。禽跖分焉。可不慎哉。是故擇焉而不得。其中道焉。而不知其窮。古之人有為之者。揚墨是也。知焉而不能蹈。好焉而不能用。取其名。不以其實。古之人有為之者。郭公是也。若人之心。未嘗不自謂己能善也。而卒於不善。為善之名。豈易當哉。且題扁之設。起於何人乎。盤之銘。凡叔

之書朝夕警者泮屬以成其德非術外以為觀也今之揭于軒
標于楹大書以示於人者其果有志于自警乎抑將徒事於談
取以為娛也屈子曰善不由外來名不可以虛作也古之人有
術武公者抑之戒陳子庭而魯聖之名垂于後若是故詠歌
乃有益也嗚呼詩不如抑人不如衛武公則求者為徒求言者
為其言矣

題醫者王養蒙書卷後

李君一初字王養蒙家之為醫且美其不屑為吏三獨謂此無足
在者而勤厲焉嗚呼殺物以養其軀至死不厭馳虞視生草而不
折先生重而不謀其善者好不同出於天性易之則兩死物理然
也何物足於人哉故世間醫者為二道活人以為功者醫之道也
其心也地地而仁者好之利已而無他事人者吏之道也其心
忍以刻而不仁者好之故以吏之心為醫者業必衰以醫之心
為吏者身必窮又何怪乎善醫者之不屑為吏也哉雖然今之
世醫道為吏者未見也所以吏道為醫則有矣然則養蒙所書
其言故養李君之言以附于孟氏論巫匠之末

書為善者善報

大梁武子宣之父明德君名其居之堂曰為善君卒子宣為善
毋夫人之命相君于堂而能膺為善之訓乃作法海蘭若二蓮
業城南又奉毋航渡至于補陀洛伽之山以求所謂大士言善
者將以廣為善之路也故翰林學士虞公為之記文獻之士為
之書者不少而子宣之求善於四方未已也吾固有以知其心
矣夫人志于道而未獲所由故願就有道而正焉是其好道氣
行之餘積乎中而見乎外也正宜因其憤懣而啟發之情無有

聖人之道與之言而徒就其所已行若縷馬宜其不志乎
心而來之不遠也孟子曰不且則道不見我且直之昔宋人有
其妻者澤無石焉以為玉而賣之其相于重巾十匹周客見而
笑之夫好玉則無好玉夫而未為知玉也故不免為識者所笑
其言為偽文則周公之道或若方其言皆善言也其所行
皆善行也天下之善其後亦之矣余是而德為感也夫人之
所愛以生者五穀也今有食五穀而不食則死求夫爽口甘吻
之味而食之則不悅者豈有幾矣聖人之道豈毅也異端之
道爽口暫吻之味也聖人之道豈端也異端之道必索
慮以行雖其勢不且也豈端也夫道者必先定其所向如將
道無先定其所向則其行無所歸也夫道者必先定其所向如將
道性善也則其行無所歸也夫道者必先定其所向如將

之知此本其又必有差之。道是故顏淵問克己復禮必請其
日如是而後可以言為善矣擇之而不得其正為之而不知其
方心與事相違而德與言不相類冥行而不問學者之失也問
焉而不肯聽者之咎也人有所請不知則不必言知則當盡言
之不然則皆聖人之罪人矣予雖不識子。觀其求之廣而知
其志之篤於是乎盡言之

書紹興路達魯花赤九十子陽德政詩後

會稽方外僧詩若干首美監郡子陽公也至正十四年予自
之越居城之南陔近寶林教寺二主者別峰師有文行且喜
賢士由是得相從以遊其年秋七月用章師又自浙西來住
仁禪寺二上人皆以文章馳名而其屬寺之主者亦多能
乃九月遇于寶林因語及郡太守子陽公之政交口贊美至

賦者止入乃分韻俾為歌詩以頌公德而屬予意叙其意子
 雅頌詩之體也而美刺風戒則為作詩者之志也然感生
 為頌其地風思而為黍苗甘棠美而為淇奧緇衣油然感生
 于中而形為言其謗也不可禁其歌也不待勸故樂之之音生
 于春而側之之音主於秋感之感人猶氣之感物也是故先三
 陳列國之詩以驗風俗察治忽公卿大夫之耳可積而匹夫匹
 婦之口不可杜天下之公論於是乎在吁可畏哉予以今年春
 始來就時浙東六郡皆整早盜惟越為無事故士大夫之遊
 地者多在越或有謂予曰越之從政者鄙又左右皆兇人恐不
 能和其後萬一變生肘腋子將安之予方謀適他所忽有言者
 曰子陽公且來歸公性在藝女有恩愛也士民不獲嘗聞之則
 大喜願為越人後而文身變其俗贊地主以為依而安也至
 于今果諧所願望得不深可喜耶於是乎序而以其詩附于越
 與緇衣之後焉

題劉商觀奕圖

右昔人臨唐劉商觀奕圖其曰李伯時臨茅君彥勒蘇先生語
 蓋皆假設之云而其描寫模刻實俱妙絕不必問其真作於何
 人也王生以采薪入山父母妻子待之以食見奕者而耽觀之
 至于爛其斧柯豈所謂力本者哉比歸而親戚鄉黨咸非其信
 可悼也已一夫一婦不復自盡伊尹耻之以戲迷愚人使之无
 无所依其果有是事或神仙亦未仁矣

書申屠子迎殿祀不廟曹操像文後 祝水者異故之記

孟子稱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以王法誅既死之姦
 回著之方毋萬世而下昭如日星舉而行之不待教命志於惡

者能無懼乎哉曹操拔主以今天下屠戮忠良以及主母卒盛
神器有王者作殺其人壞其室汚其宮而瀕焉人紀立矣世喪
道隱大義不明於人心至有書伐賦之師為入寇者嗟乎悲夫
無乃與春秋之旨戾乎夷陵之祠悼理傷教歷千百年而無人
為之明焉抑其習之久也申屠公斥而出之其可謂深知孔子
之用心者矣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夫楊墨之道
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聖賢且痛絕之而况於身親為之者哉言
空言也猶有大功而况於見諸行事之艱然者哉嗚呼後世復
有孟子而不由申屠公聖人之徒吾不備也

題王右軍書卷後

王右軍抱濟世之才而不用觀其與桓温戒謝萬之語可以知
其人矣秋浪山小柳堂書卷後

能書稱于後世悲夫

說

天說上

或曰天之降禍福於人也亦有諸曰否天為能降禍福於人哉好
善而惡惡天之心也福善而禍惡天之道也為善者不必福為
惡者不必禍天之心違矣使天而能降禍福於人也而豈自戾
其心以窮其道哉天之不能降禍福於人亦明矣曰然則禍福
誰所為與曰氣也曰氣也者攻也為也與曰否氣有陰陽氣
正分焉陰陽交錯邪正互勝其行無方其氣無常物之遭之禍
福形焉非氣有心於為之也是氣則前清濁而生晴陽而為
草澤寒而生見暑而死非氣有心於生死之也生於其所養
而死於其所不相得也是故正氣福善而禍惡邪氣禍善而福

惡善應成於人而禍福從其氣。氣有所偏，人不能德也。曰：然則天聽于氣乎？曰：否。天之氣，其氣也。而德為其心。惟善也。善不能自仁，故其氣也。行其氣也。而德於物。於是乎有邪焉。非天之所欲也。人也。天之子也。假於氣以生之。則亦以理為其心。氣之邪也。而理為其所勝。於是乎有惡人焉。非天之欲生之也。朱均之不肯而以為子。非堯舜之所欲也。既而生于人腹。而人受其害。豈人之欲生也。物哉。曰：然則天果聽于氣矣。曰：否。天之氣本正。邪氣雖行於一時。必有復焉。故氣之正者。謂之元氣。元氣未嘗有息也。故其復也。有期。期在於邪者。亦不能以自容焉。秦政五刑。是已曰。跡之善也。然天之海其志。而子孫事之。豈天之有所私耶。曰：氣之復也。有違有過。而人之生也。不以故為惡之人。或當其身。而受罰。或卒享福祿。而無害。當其身。

而受其害者。其氣復者也。享福祿而無害者。始終乎其氣者也。以氣為德。以氣為德。不於其身。而於其後。昆謂天之有所私。不可也。故見禍福。而謂之天降于人者。非也。氣未復。而以禍福責於天。亦非也。不怨天。不尤人。致壽不貳。脩身以俟。惟知天者。能之。

天說下 率天下以仁氣之正者。不曰。聖人。曰。曰。曰。

或曰：天災流行。陰陽奸訛。天以之警於人。與曰：否。天以氣為靈。氣失其平。則變是故。風雨雷電晦明寒暑者。天之喘汗。時隱時息。啓閉也。發也。氣行而通。則陰陽和。律呂正。萬物並育。五位時。若天者。得其常也。氣行而壅。則激。則變。而後病生焉。故。而為暴。暴者。鬱而為虹蜺。不平之氣見也。抑抑憤結。迴薄切錯。暴怒。激發。各者。夏霜驟雨。疾風折木。黑山三光。盪塵。五精。曰。曰。

言者及明者疫流行水旱飢疫天之病也氣濁者疫氣
病神也氣者知也天病矣物受天之氣以生者也無病者
是故病者天和人病也狂亂反常顛倒披揭中天之病氣而
不知其所以也雖天亦無知之何也惟聖人有神道焉神道先
知防於未形不待其發也堯之水九載湯之旱七載天下
之民不知其災來均不才為氣所勝則舉舜禹以當之桀紂反
道自絕於天則率天下以伐之元氣之不汨聖人為之也曰然
則人勝天與曰天有所不能而人能之此人之所以配天地為
三也曰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非與曰此天之
本心也而有所不能病於氣也惟聖人能救之是故聖人獨
能救之氣者神也神者氣之靈也氣者神之質也神而病之
所求也氣者神之質也神而病之靈也神而病之靈也神而病之靈也

也高之光武休於醫而未聖故病必愈而氣不盡復和安以降
病作而無其醫種靈以動吻而求壽而操懿之徒又加鴆焉由
是病入于膏肓而天道幾平矣自然則元氣息矣平白首元
氣乃有天地天地有壞元氣無息堯舜湯武立其法孔子傳其
方與法不泯也有善醫者遵而行之元氣復矣作天說

雷說

有夫耕于野實以死或曰畏我是獲罪于天 戮之矣劉子曰
意誣哉倚觀天之為也一夫有罪天將自戮之乎天生民而立
之收付之以其殺之權而又自責以討焉惡用是司牧者為也
曰天鑒于民有隱匿焉人罰弗能及也而震以威之微顯聞
神道也曰惡是何言也古帝制刑以為天下均故執刑如執權
因罪之輕重而前却之又不敢專而聽于天曰天討也夫是之

謂資天地之化育今日天又自以震我人非善不知天之所自
戮者以何等罪乎請其積之極人不能勝而戮之耶則天下之
為人子而不孝為人臣而不忠為人長而不慈為人幼而不孫
為人友而不義為人妻而不順賊義而敗仁縱私而滅公倚勢
而行聚衆而肆淫人言而傷心陰慘而陽和磨牙吮血駭弄
剖骨擅威作福殘害正直而追于司寇之誅者不為不多矣豈
司雷者有所畏乎乃不一有戮而庸夫乎戮焉使彼有以覘天
之意而謂天之所怒在彼而所容在此也則情以不忌是天以
震勸道而濟禍也豈天道哉不然矣曰然則雷何物也曰雷
者天氣之鬱而激而發也陽氣團於陰必迫而進而聲
為雷光為電極於出也而物之當之者亦必穿剝必碎非
天之主以此物擊人而人亦死若道遠之地不然雷所及者大

率多於木石豈木石亦有罪而震以威之耶

雷說下

或曰雷有神焉有諸曰人曰有之曰然則雷神所為而非氣矣
曰否雷與神皆氣之所為也氣也者無所不能為也忽而形倏
而聲為雷為神或有或無不可測知人見其忽而形也而謂之
神夫神也者妙萬物而無形則物矣是故有形而有質者有
形而無質者有質者有父者莫非氣所為也氣形而神寓焉形
滅而神復于氣人物鬼神或常或變其歸一也曰既為神已而
曰不能戮人罪何耶曰神形而擊者也彼且不勝久其形是欲
求罪人而戮之

醫說贈馬復初

或稱醫藥出自上古聖人神農黃帝皆身為之其果然乎儒者

疑之懼世之以是小聖人也孟子釋堯舜憂民而不暇耕夫耕
耨穫實親為之豈以是為非聖人之所事哉天下之事不止於
耕教之者有其官業之者有其人則堯舜之憂不在耕而有天
焉者此孟子之意也天地闢而人生蠢蠢焉聖人出而後異於
物於是垂衣裳造書契作為舟車罔罟弧矢杵臼之器載在易
經不可誣也凡可以前民用者聖人無不為之而況於醫乎辨
陰陽於毫毛決生死於分寸其用心之難又豈直舟車罔罟弧
矢杵臼而已哉吾固有以知其作於神農黃帝無疑也聖人之
道包天地括萬物一體而毫分焉莫非道也故天之六也分而
為日月為星為雲為雨為雪為霜為露莫非天也而後各形其
形焉地之廣也結而為山融而為川生而為草為木為石為玉
為金銀銅鐵為五穀莫非地也而後各形其形焉故見其形而

不知其出之原非知道者也是故知醫之不足以盡聖道也
其於世也非知聖者也今有酌海于孟曰海也人皆知其不
可少也而不知其出之原也亦可乎哉天下之術多矣惟醫以救死扶
生為最急最切之者可以存其不忍人之心而於道為有益至
于世也猶如陰陽時寒暑去邪養正流通血脉其為道也引而
伸之治天下不能外致遠而不泥其斯而已矣紹興馬復初以
醫藥從左丞相理恪木尔公招輯湯冠其為人也粹而溫其於
術也精以造其濟之所授無宿疾也予甚敬之懼其日用而不
知也作醫說以贈之

師子圖說

後視天下之猛獸也而人能擾之人亦靈矣哉世有人而為獸
所食者是不能靈其靈者也人不能靈其靈不惟不能以擾獸

而反食於獸雖為人不如獸矣吁靈不如獸而欲以制獸則不為獸所食鮮矣哉

解

拙逸解

建業冷繼先以拙逸自名徵予言作拙逸解以遺之其詞曰
漢藩先生遠廬葺門徑不通人庭不容車與人言如不能發口
食已則卧衣敝而不能補帶結而不能解人皆笑之以為拙莫
之與往來樵華公乎過而問焉朱輪五十乘駟駟駟駟困于枳
枳之根登出而呼先生方熟寢寢覺然而起無能取乎其涂窺境
墻而見客公乎曰噫悲哉拙乎夫人之生參天與地抱智含仁
徒為物走其類超群履維上亞飛龍九五為民立命大賢以下
德各有倫乃菲乃翼也臣以想公僕由子岳牧師長下逮百工

農商藝術巫師馬醫醫莫不有能以用乎時呼嗟先生獨何為乎
齒髮其生而上石其歸乎先生不吝公子趨翼而前揖而言曰
楚國有鳥三年不蜚則冲天三年不鳴則驚人僕聞大巧
者拙今夫先生無乃是耶僕也不才五歲誦詩七歲誦書三
三墳下通百家晨興習禮宵坐肆樂射御星曆隸首所作方三
勾股卜筮農圃孫吳申韓扁鵲俞跗九流六藝靡不究極總自
而成弱冠而升為公為卿躋于玉庭是故出則駟馬高車前後
塞途入則大屋華堂陳鼎擊鐘銀鞍金絡執鞭以候僕者數百
騎通門列肆待僕而食者數百家政令非僕不行法度非僕不
立禮樂非僕不作訟獄非僕不決軍旅非僕不治庶民非僕不
親賓客非僕不悅賢不肖非僕不能進退君王之心非僕不能
一日安于岩廊之上吾願與先生言之先生俯而嗒仰而嘆睚

盱却立而謝客曰公子過矣吾聞鉛刀不可以割羊朽簏不可
 以樹墻王良不彊駑駘以駢服而匠石不責樸櫟以棟梁公子
 過矣萬物並育巧拙參焉巧者為之拙者隨之天之道也故諺
 有之曰巧者拙之奴也是故乾鵠拮据鳴鳩養雛蒼鷹搏鹿
 環螳食血由此言之豈不信哉是故仲尼多能坐不暖席墨如
 雲梯走不黔突豈有他哉巧害之也是故神龜焦于先知渾沌
 死于鑿竅原伯魚不獲承祀而沈寗產毒之雞亦不與焉巧之
 與拙何澤而何失哉故大禹治水手胼足胝而虞荀之氓皇
 熙文王即功日不暇食而周野芝蒙不知帝力亦獨何哉巧
 與拙也今予無所知也而天下之慮無役于予心無所能也而
 天下之務無加于予身起而食僅而卧順天之生而無所矯揉
 為予之逸也予之拙也予又何所求哉已矣公子君子矧之小

人拙之君子勞之小人逸之彼巧而勞此拙而逸

門不出
 文

送窮文

余憂有物兮龍首人身其憂何及且其憂者何也跳踉眩治子
 遠而親欲往者來予也夫以憂此憂而具其方其機亦深矣陽
 老郭而問之曰是何神也郭子笑而不答曰此物而無之則
 困之允其然曰困于物也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
 如恣睢醜陋孔隙以處如脂才干追隨求遠澤遠郭子親
 策而笑曰是窮鬼也其為物也入山入澤入荒人而遭之
 窮不可當載後載後遺之他方可以無殃余曰苟然矣是之何
 居郭子曰子弟為之所我請為子逐之余曰嗚呼乃數詞曰嗟

窮鬼兮無處我處八德河如斯以虛陟處是者園書卷盡
五糧食我與誰守分自足不求餘汝不可留門步趨左有卷盡
右有茶葦索縛汝飼老烏嗟爾窮鬼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
若砥高樓大屋鬱雲起冠裳盡棄去其謀折衝格遐迩汝
不可往耗儲峙山川靈神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
兮無依我城垣墮暉晚高生可憐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
鐘鼓旬片堆護蕭列其處汝不可往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
長安勁箭穿林形唯看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
禾麻豆麥種種種種種種種種種種種種種種種種種種種
往原隰耕耒私亦躬躬躬躬躬躬躬躬躬躬躬躬躬躬躬躬躬
無上天高明行健履人延輝日月照幽古汝汝汝汝汝汝汝汝
幽治萬物亦老年汝不可往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

骨喪爾元嗟爾窮鬼兮無下地博厚載物生育庶類江河順流
山岳峙融結蓄洩百寶出洪纖蠢頑各奠位汝不可往坤軸轉
黃示土伯威震悲艾珍不種灰厥骨嗟爾窮鬼兮無潛于山岩
磬石核立鍵關立林陵麓產植蕃閔隔風氣限夷齊頤雲腹雨
濡旱乾汝不可往鼓神茲汝窮鬼逢毛虎斑噬膚嚼肉流血豕
豕爾窮鬼兮無入于水大瀛包納川瀆委疏煩洩穢通詠頌魚
益蟹鯢鯢奏鯨首蛟鼉龜鼉鼉鼉鼉鼉鼉鼉鼉鼉鼉鼉鼉鼉鼉鼉
指九尾磨牙吮血糜爛尔已大泊蕩無涯垠青冥杳茫不見
人膏二漠二混昏長瀉之虛墜之不墜不甘不苦淡以溘汝
往居之寂無鄰乘駟光景入細緼保金亦軀絕詎嗔汝不寤兮
厥為塵意二如律令

履齋集卷之二十一

言語對問
賈柑者言
稅有貴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殞出之燁然玉質而金色置二
華曹平倍表爭鬻之予留溥其一剖之有如烟撲口鼻視其中
則乾若敗絮予性而問之曰君所市於人者將以實道嘉嘉
祀供賓客乎將街外以惑愚者甚矣我為欺也賣者笑曰言
業是有年矣吾賴是以食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嘗有言而獨
不足乎所平世之為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
今夫佩虎符坐車馬比者洗三乎于城之具也果能授孫吳之略
耶峨太冠花長紳者昂乎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臯之業耶
盜起而不知禦民困而不知救吏姦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理

履齋集卷之二十一

言語對問

賈柑者言

稅有貴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殞出之燁然玉質而金色置二
華曹平倍表爭鬻之予留溥其一剖之有如烟撲口鼻視其中
則乾若敗絮予性而問之曰君所市於人者將以實道嘉嘉
祀供賓客乎將街外以惑愚者甚矣我為欺也賣者笑曰言
業是有年矣吾賴是以食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嘗有言而獨
不足乎所平世之為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
今夫佩虎符坐車馬比者洗三乎于城之具也果能授孫吳之略
耶峨太冠花長紳者昂乎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臯之業耶
盜起而不知禦民困而不知救吏姦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理

坐廢廣粟而不知耻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醲而飲肥鮮者孰不魏乎可畏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與中也夫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乎默然無以應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豈真憤世嫉邪者耶而託柑以諷邪

葉長樵漁子對

漁人一身言雖苦書人兩之未嘗可言而置樵漁之為業賤而且勞有嗜之者將終身者察其私非類是以生蓋隱者也人有問之曰夫蒿木之木不朽心而夜節者固將應棟梁之需也幽冀之馬不曳跡而踰際者固將駕瓊象之車也天地之間莫大乎人觀子之容坦二施之神氣盈于又備且奇方今聖明在上旁搜俊賢織采之善舉舉寸尺之長不稍是故懷德抱材之士莫不龍躍九淵鳳翥高雲傳若無版築之老蟠溪起垂釣之民賦器待用者維其時矣方當豹變風雲接武

龍變施澤于民以措時宜不此之圖顧中涉卑翳蒼山澤沒齒何為類有汗體鼓腹蓬谷銘骸章刺鑽膚走鐵頭蛇觸虎動貽荼毒清冷之川大魚不壞鱗鱗瑣雜以蝦蟇窮日之力所獲幾許朱門晨夜歌鐘聒天先生之富公而無烟銀鞍駿馬照映珍豬先生之袍長不蔽足徒懷空而佩蒞長燕没于丘墟甚無謂也隱者笑曰子不見夫炎州之翡翠乎巢居絕島之中棲息乎陵蒼之上飲石底之流泉食葭下之續鱗爵雖不能加弓弩不能及也一旦乘風遠逝汎溢乎江湖之間飽魚蝦而飲稻粱澤之焉不知其所歸虞人問而撤其毛羽焉向使守分而居孰得而致之哉故曰貴賤命也窮通時也是以鷦雀不思霄漢之翔鷹雀不羨蓬萊之飾欲能全其身今子之云是欲刻蒿以射塵丸擊蓬以射千仞之塵而無其實也且今之遇于世者何如耶

附錄... 子深谷之... 子既若夫... 而即目不... 爾以為藉... 又何所求... 居桐江不... 吾鄉子... 單關之歲... 載爵載... 顛倒室... 子且何以... 風子備... 靈有牙... 狼搏噬... 實司齒... 名為神... 子去矣... 小鬼其... 實蝕子... 燒蚊人... 之家熊...

也... 子且何以... 風子備... 靈有牙... 狼搏噬... 實司齒... 名為神... 子去矣... 小鬼其... 實蝕子... 燒蚊人... 之家熊...

也... 子且何以... 風子備... 靈有牙... 狼搏噬... 實司齒... 名為神... 子去矣... 小鬼其... 實蝕子... 燒蚊人... 之家熊...

腥涎蒼橘黃橙木瓜作酸鑽堅磷剛刺女膚知女所在挑女
剔女鈎女摘女蜀椒鶴虱浸漬攻刺索女子室摩漬女骨其
栲殼投之尾藥祖以馳骨女悔昌及今我之牙趾芳漱清吐
蘭馨乾肺弗噬腊肉弗嘗白盧米米麥其汁澆冷啗天和康女
以居女實子依子不女虞胡弗感乃心以作館深用礪析女家
以離予之輔車今當艾尔元殘尔驅剝殄滅尔種尔罪有餘蛇
蚊聞言蒲服頓伏腔首觸地仰而嘘天吟咤而言曰微生罔知
寄命先生匪牙曷居豈其弗思而自絕于居傳主人主人戮我
以罪我弗敢避雖然願得一言而死且不朽先生獨不聞夫
穆天子乎天子駭盜駟之駟服翠昔之乘造父為御西海瑤池
觴玉母于帝臺靡非妖媚乎歲而忘歸天子雖不知鳥失其
巢矣諫天子弗聽造父乃埋其胎而後之以示天子天子于女

疾馳而遠則半四海之諸侯已委其子鵠倉民之庭矣是謂償
車之轍故其知者以造父為忠不知者以為不恭由今觀之是
耶非耶今先生之生四十有一年矣心隨物遷志與景赴日復
日暮復暮浪然與草梗同腐而不知隙駒之度朝華迎霜以
為冥靈蟪蛄吟秋以為神龜外壘中乾蒼為枯榴而猶不覺為
我聞孔子大聖四十不惑聲律身度永世作則孟子四十而不
動心知言養氣垂名至今二夫先生之心憤三愧二飄若浮烟
言交于前彈舌罔氣憑于中蓬勃標天激物動懷以滑而魂
者日不知其幾矣且夫四十無聞君子聽之先生閉門而坐毋
不離目筆不離手日著于言而不章于人口留之身後以覆書
詭徒何為乎玄華術容藻褻以夸母元冥迷偷以為安羅公知
之而不辰告微生獨不能忍且恚且悼竊願有陳而閉錮堅

年不可發乃鑽乃齧垢以出不然其得見於先生耶且先生之齒三十有四而未嘗以之齧大肉截大截芥藻葑菲柔脆類美銛之以舌可使成膏又惡用是三十二齒為我吾今遠慕造父近效史魚使先生因齒脫而知過感齒剛而知戒日乾二手彌厥怒乎以踵屬于聖賢乎則走也有功於先生多矣乃不蒙賞而以為戮言未既劉子惕然大寤醉而醮之書其言以自警

愁鬼言

歲次玄枵律中林鍾北山起雲南滇來風土潤溽暑蒸黶黶而為虹峯峯先生獨處不憚筋癩肉緩體倦志砥形神枯瘁精氣消鑠頽乎岸塌澆爾冰泐口不能言心意迷惑眩二泯二若有求而不得龍門子使賈生診之賈生曰異哉乎先生之疾病也君陽非陽者陰非陰浸二淫二愆淨怨沉其來無蹤其去無迹

吐之不出下之不泄汗之不液針不能刺艾不能灼其在丹元之宮爽靈之室乎龍門子恠而伺乎其寢是夕也玄雲往來月色黯黯凄風吹衣陰氣肅穆颯二率二恍若有物入自壁隙閃閃斃二啼二妖二肝二效二若滅而沒如有形質龍門子使保兒招而問之曰女何祥也吳蒼賦形至靈維人游魂為交歸鬼仲神女其神耶將德是憑廟貌血食福善禍淫正直聰明享享克誠胡不召而自至蹈穢褻而爽德馨其鬼也耶形氣殊途幽顯異致女身安屬女神曷寄真乎漠乎非我族類胡為來哉可畏乎憎於人也於是其物蛻二而前跽二而却睨肝舌談豈蹠載蹠啣啞嘆喏而致詞曰我愁鬼也生于昧曠之野而長于爵厄之鄉其出無朋其動無常其去無方飢無以為食渴無以為漿風雨颯灑無以為居廬霜雪凌冽無以為衣裳恒瞻二以

僕二忱惰二其如傷或乃意氣成城嗔憂為陣當之者蒙二口
之者羣二巫陽見而哀之為我請于上帝上帝惻然乃詔咎絲
審厥愆申命巫陽賜我六窮之符使游人間帝命若曰惟鬼無
依將人是依王公大人積德為基運直福宏女不可窺倚頓陶
朱大屋高垣徐儀守門女不可于遠人大觀知命不憂與女異
志女不可投剋二武夫無所畏懼大膽如公見女必怒癩二病
疴載柔載纖二病則不女嫌低首下氣如膏如臍嗜焉焉
泗則不女忌女往自擇無有差迕既得女所順與之處我及
拜稽首受命以還聿求同志以為依歸久矣未謀得也聞嘗果
子之虛入子之廬歷相群公下逮僕夫莫不笑語相二步履舒
舒喜色著于眉宇精神沛於口舌語所到之處無不心以
俱於是遂絕却立成足欲不致風入耳聽聞聲效委羅叩噴噴

緩備憇憇迫而視之得一人焉華髮半垂發言遲滯舉趾局促類
乎若將墮之墻直乎若不食之鵠面頰重黃肌膚凋槁木質容不
齊疥癬氣可掬伺而知其岑峯先生也於是因彭矯以見先生于
宵寐先生果憐而收我舍我於靈府之中食我以丹田之瓊麋
飲我以華池之芳泉方期與我出處以終其天年龍門子大驚
嗟呼左右捷劍擊之其鬼黝然而消乃命賈生發囊傾囊作大
齋以浸之岑峯先生汗然汗出妯然而知語且魂返魄定歸神
聚氣筋骨相立不知沉痾之去也

記

杭州富陽縣重修文廟學宮記

至正九年永嘉洪元誠典教富陽縣明年冬春興丁君良燾受
命來茲土廟謁之明日集諸儒于講堂命之曰學校以敷教

化作興賢良必宏其規非欲以為夸也譬之於人必正其衣冠
端其容貌不如是不足以揖情慢取鄙薄矣命者殿宇雖設棟
楹欲傾欄檻蔽影戶不留風雀鼠穿突弦歌無聲此士氣之所
以不振而教鐸之所以不鳴也吾將為子新之何如眾喜曰諾
而學田歲入鮮不足以其毛不君遂及監縣各以其俸先之於
是邑士之好義者咸願致助明年六月百廢備舉廟有新廟
有新舍教官有廳文昌有祠垣廊廡門扉不中度矣一如也迺
以狀遠乎劉基傳為記之夫教政之本也知本斯知政矣可無
述乎按富陽為杭屬縣一學初始于唐歷宋三百有餘年興廢
莫能悉國家混一海宇二十有八年而學圯縣尹李君質作而
新之歷十有九年復圯而夏君賜繼作之又十有六年而圯至
于今歷年十有二其間心五修築大壞不可支君既新其廡

返故象其所以事也陰里田一百有六畝及望仙里田八十畝又
益以新漲田百畝有奇由是歲有恒產而學事可無墮矣惟國
家以武定九有而守以文故京有曹監郡縣皆有學至于海隅
日月之所出入罔不知尊孔子之道皇天刻二照映天地亘古
所未有也真擇守令非名賢素加才德兼美者不與在列學校
典替居考績之一為中令者可不夙夜欽承之哉夫為其事者
必有其功華其外者又嘗其中是故蓬豆既具禮以將之鐘鼓
既備律以諧之又有事焉非徒設也詩曰豈弟君子令德來教
言必有其實也是以率教以尊教之道也令之責也典教者之
所職也今之食其食而饜其職者天下幾人哉吾聞富春之
山嚴子所耕其高風勁節播為元氣東都節義之士莫非其餘
波也必有能繼之者抑豈隱而未光耶振而出之其在諸君下

矣大學曰一家仁一國興在使教化之行由一邑而達于遠二以副朝廷之委任而下必發高賢之潛德不亦偉哉

杭州路重修府治記

國家撫有四海輿圖廣斥民物蕃庶猶慮政教有所未被乃大選守令舉重臣之有在德聞望者居其職以杭為東南大郡故以中憲大夫福建憲副寶琦公為其總管公受命來杭未及暮月威惠大行百廢咸舉吏民順令如臂使指遂作新三皇孔子廟以尊聖道明教化既成取成乃集僚佐吏而謂之曰大江之南郡莫大於杭行首所在他郡於是乎取財而郡治仍宋故物以至平今棟楠朽腐瓦未將壓今因陋就簡以至頽仆而後役民為之工用必倍是費慮以貽民感也吾欲理而新之若何眾皆應曰諾惟公命於是出俸錢之餘以先之僚佐以下皆致漆

而乃命知事身親董其役由墜者仍之蠹者易之傾者植之頽者直之缺者完之隘者寬之卑者擢之實其基址解其塗堊華勿過侈侈勿致陋工用之需一自有司無以煩于民工與民亦相謂曰我公以德懷我滋我息我恐勞我力趨事赴功我之職也我乃弗為而以憂我公他邦之人其謂我何皆踴躍請自效不數月而工畢其視事之堂即其舊名曰宣化其偃息之樓名之曰明新宣化者宣明天子之化布政之謂也明新者明德以新其民脩教之謂也政教並舉治民之道備矣明年公以除去而府判劉克忠以其事言于其請記焉夫頌前人之美將以為後人之式非徒作也公之政不赫而使人有去後之思有古循吏之風焉來者尚踵其轍而思其意出則思善其政入則思善其教使斯民觀感而化以不負斯堂而無忝乎名樓之義則

公之心益遠而無遺矣公字惟賢高昌人至正壬辰春正月日記

尚友齋記

尚友齋者趙郡吳以時之所居室也尚友之云出自孟子其義則習章句者能言之矣而以時之取以名其室抑必有其故哉曾子曰君子以友輔仁天下之大倫五友居其一一人不可以無友也孔子曰毋友不如己者以時抱英俊之才勤學而好問宜諒亦多聞天下之士如以時者不多矣而又求友以自益其不如以時者以時弗與友也則必求勝以時者而友之則不尚論古人而徒求于今取諸我則善柔便佞可以甘人心而盡乎智取諸人或得鄉原焉其為損也亦少夫何為而不懼哉凡物之相從必以類氣之所感不召而集故豐山之鐘之相鳴陽燧之火見日而烜是故文王作而伯夷太公歸朝而子胥

海寧應氏墓菴記

至正辛卯冬十有一月子既銘應君和鄉之墓矣其子元亨又以賈希賢之書來請曰元亨之先人隱居于鄉不求聞于公卿先生不遺草萊而賜之銘今死者已即安于土中謹築于其傍為間十有二買田以供祭祀為私十有九懼來者之弗獲承也心竊悼焉先生幸不遺予願卒記之惟古建國民以族葬其域中之室墓大夫守之自周為秦法廢久矣室其墓而置守焉君子之良心也斯可以記遂為之詞曰維海寧以州隸杭面山負山厥土廣斥塗泥民質以良有鄉長平里曰皇岡應氏居之世載德以昌弗競弗求惟田惟桑教子弟以書炳琅肅踰險以不愆于義方不詭其逢而守其常乃耆乃康戴玄履黃之十有八年皞二洋二游島天而泳陶唐有子克承既妥厥靈以

固乃截繼斯述斯有濟勿顛以恭以揚其墓伊何樹之以揚其
室伊何玄楹聖壻象設有巖訂禁不祥伐石鐫碑以識歲年子
子孫以永不忘

杭州實菴和尚福嚴寺記

杭州屬縣曰仁和縣北三十里有溪焉曰義谿故宋嘉定中有
姓陳氏名迥者廬于溪上好清淨不偶于流俗遂捨身為淨屠
名其廬曰福嚴有弟子二人曰如春明皓江南既平之明年始
賜院額既而迥與春俱卒後皓為僧司都綱領教門事乃以
其衣食之餘留民田廣其院皇慶二年冬朝廷賜額為福嚴寺
命其徒以甲乙相授受恭定乙丑皓始建佛閣成而皓卒皓
有弟子三人曰崇實崇志崇行實崇實崇志崇行實崇實崇志崇行
于關志卒崇行始建佛堂後至元庚辰乃建大佛寶殿壬午排

圓通殿甲申作庫院丙戌新作山門廊廡鐘樓軒廳大室塔院
期堂以及庖福圍涵無不備具於是舡有坊工有室松門石徑
繚繞紆鬱丹堊金碧日閃月映朗如也爽如也蓋自迥師
至行積勤屢勞五六傳而始就可謂難矣非繼志者之得其人
能如是乎至正辛卯寺成將樹碑求文以誌其所自介杭人之
識予者以請予時卧病江滸介以遠弗達而倩予人為文假予
名歸于師覽其言詞大鄙陋弗稱心甚不憚而不知其果為
予作與否業已請不欲易也將勒石命褚與書之與嘗從予校
文棘闈中頗知予力辨其妄乃與師偕詣余求真文予時已具
舟將歸倉卒不克就會饒信告急聲洶予狼狽上道遂不能
記明年予以事至杭師聞即來猶確石待予言嗚呼予之言何
如世重輕至有偽為之者而師之求必於予曠歲月以俟之

愈久而志愈固使余不幸死於道路又未知斯石樹耶否耶
屠氏之學予不及知而師之堅忍不二則於是乎見矣師誦實
庵皓師誦東巖記之者括蒼劉基而書之者武林褚良也

飲泉亭記

昔司馬氏有廉臣焉曰吳君隱之出刺廣州過貪泉而飲之賦
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其後
隱之卒以廉終其身而後世之稱廉者亦必曰吳刺史焉有元
憲副吳君為廣西時名其亭曰飲泉慕刺史也而憲副之廉亦
與刺史相先後至正十四年憲副之孫以時以故徵士京兆杜
君伯原所書飲泉亭三字徵予言予舊見昔人論刺史飲泉事
或病其為矯心甚不以為然夫君子以身立教有可以正
過邪說正人心揚公論皆當見而為之又何必

命之脩短繫乎天不可以力爭也而行事之否臧由乎已人心
之貪與廉自我作之豈外物所能易哉向使有泉焉曰飲之者
死我乃奮其不畏之氣冒而飲之死非我能奪也而容有死之
理而彊飲焉是矯也是無益而沽名也則君子病而不為之矣
大丈夫之心仁以克之禮以立之驅之以刀劍而不為不義
臨之以湯火而不為不義動之豈一勺之水所能幻而移哉人
之好利與好名皆蠱於物者也有一焉則其害不固而物得以
移之矣若刺史吾知其決非矯以沽名者也惟其知道明而自
信篤也故飲之以示人使人知貪廉之由乎內而不假乎外使
外好名而內貪濁者不得以藉口而分其罪夫是之謂植正道
道邪說正人心揚公論真足以啓愚而立懦其功不在伯夷叔
齊下矣番禺在嶺嶠外去天子最遠故吏於其地者得以逞其

貪貪三相承習為故實民無所歸咎而以衆當之怨而激者之
云也刺史此行非惟嶠外之民始獲沾天子之惠而泉亦得以
雪其冤夫民天民也泉天物也一刺史得其人而民與物皆受
其賜嗚呼偉哉以時尚氣節敢直言見貪夫疾之如讎故凡有
祿位者多不與相得予甚敬其有祖風也是為記

遊雲門記

語東南山水之美者莫不曰會稽豈其他無山水哉多於山則
深沈杳絕使人懣懷而寂寂多於水則曠漾浩汗使人望洋而
靡漫獨會稽為得其中雖有曾岳複岡而無梯磴攀陟之勞大
湖長谿而無激衝漂覆之虞於是適意遊賞者莫不樂往而忘
疲焉叢余行江浙間聞會稽有雲門若耶之勝思一遊不可得
甲午之歲始至越以事弗克遊之明年春天台朱伯言自浙西來

乃與東平李季康公會稽當好禮聞元季僧玄中偕往遊則知所
謂雲門若耶果不謬於所聞於是慨然有留連徘徊之意而人
事不偶不能如其願遂自廣孝寺度嶺至法華山而歸至于晉
齊明僧見諸寺名山古跡多不得一寓目而余之興終未已也其
年六月乃復與靈峯奎上人往頗得觀所未歷而向時同遊之
人俱不在焉予每恠古人於歡會之際輒興悲感於此觀之良
非過矣昔唐柳先生謫居嶺外日與賓客為山水之遊凡其所
至一丘一壑莫不有記夫嶺外黃菊苦竹之地有一可取猶必
表而出之而況於雲門若耶以山水名於天下者哉惜余之荒
陋不足以發揚之也雖然嶺外之地各擅一奇而不能皆譽之
於人取其長不求其全故陳文子取其清兮尹子文取其忠威
武仲取其智尾生取其信務光不隨取其廉孟賁取其勇陳

水慶忘專諸地中魚之徒取其勇如斯而已矣若夫雲門者
則又不可以與此同條而共貫也故但記其足之所至目之所
及聊以忘歲月云若其昔游之地則傳言已記之不重述也

出越城至平水記

舟出越城東南入鏡湖四里許為賀監宅今為景福寺寺東
南行二里許為夏后陵三旁為南鎮祠又東可二里入樵風涇
東濱鄭巨君采薪之所也涇上有石帆山狀如張帆又折而西
南行二里為陽明洞天其中有峰狀如傘名曰石傘之峰其東
為石鏡臺臺南有石又南入若耶之溪循宛委玉笥泝通三
里東自源有故壑廢陵臺臺上之所謂壑也其上有一山狀如
香爐名曰香爐之峰又南可四里曰錢清是為赤魚之山其東
山曰靈寶有松樹多茂林又南行六七里泊于靈峰之下曰靈

水市即唐元微之所謂草市也其地環鏡湖上游群小水並此
入湖於是始通舟楫故竹木薪炭及貨物之產于山者歸於是
乎會以輸于城府故其市為甚盛開元寺僧有菴在市中最為
機上人祖故上人邀宿其所庵側有小軒俯耶溪而山自春望
之陽分趨雲門北下者至此而止其南自舜田陶山刺浮若耶
東下者則皆在其外歷二可數諸簷楹間故雖居市中而不黷
首春水涸舟不得深入登岸行一里餘乃至坐以覺清爽襟
人因請名其軒莫能定比至法華山伯言好禮乃議其名曰溪
麓以其在溪之上山之足也且俾予為記乃明日入城府俗重
又至思遂過至于今二子來時機上人為育王書記適自四明
歸復送予至菴所時雨新霽舟直抵橋下予出城前一日友人
相飲大醉明日入舟比登岸且醉不能醒乃卧溪麓軒中明日

機上人辭還育全字獨坐靈峰尋金上人時至正十五年六月
 二十二日也機上人即開元寺僧圓中也不
 覆瓿集卷之二十三
 宋初機上人
 時以即日人始於此

入因請其神真海
 首春以國
 東一書
 對之
 半會
 人
 水

覆瓿集卷之二十三

活水源記

靈峰之山其上曰金雞之峰其多竹其木多楓楮多其鳥
 多竹雞其狀如雞而小有文者善鳴寺居山中山四面環之其
 前山曰陶山華陽外史弘景之所隱居其東南山曰日鑿之峰
 歐冶子之所鑄劍也寺之後有崖石有閣曰松風閣奎上人居
 之有泉焉其始出石罅清寒然冬溫而夏寒浸為小渠冬夏不
 枯乃溢而西南流乃伏行沙土中旁出為四小池東至山麓猶
 為大池又東注于君耶之谷又東北入于湖其初為渠時深不
 踰尺而澄澈可照俯視則崖上松竹華木皆在水底故秘書卿
 白野公恒來游焉曰此水傍名之曰活水源其中有石蟹大如

錢有小鱗魚色正黑居石穴中有木鼠常來食之其章多水松
菖蒲有鳥大如鴉嘴黑色而未嘗鳴其上其音如竹雞而滑
有二脊今恒從竹中下立石上其鳴而後去子早春來時方
甚寒諸水族皆隱不出至是始出又有鳥五枚皆大如小指
狀如半蓮子終日旋轉行水而其色若紫水晶不知其
何虫也予既愛茲水之清又愛其出之不窮而能使群動感來
依有君子之德焉上人又曰屬者山所出能溉田數十畝
則其澤又能及物宜乎白野公之深愛之也

自靈峰道深居過寺清遠樓記

出靈峰徇溪而上至雲門近十里取道禾乘中二三里為普濟
寺外視甚峻絕若無所容陟石徑數十步忽平廣而寺始見入
其中則松柏幽茂徑路窈窕似不在人間世間之則晉時鴻明

禪師講經之所將軍何克嘗詣聽講有何胤讀書之室故又謂
之何山寺云云然有樓焉其扁曰清遠昔荆之者雲峰和尚而
今居之者上人也客至上人邀客坐樓上日色方甚熾上人
出茶瓜酒延客開戶左右眺則陶山刺浮柯公秦望紫霞諸
山皆在眼底有泉出竹根流入于樓下其聲琅琅然又有白石
岡在樓外其石色皆白如玉上人見客喜因請為詩二成又求
叙清遠之義予笑曰樓之名予與之也我安能知子意哉且登
目前皆山水也我不知其孰為清孰為遠也今夫天清而望遠
無遠之弗見也及其雲雨晦冥則所謂遠者安在哉請無求諸
目而求諸心上人不應既而躍然曰命之矣

發普濟過明覺寺至深居記

是日未午已大熱道上人固欲留客宿有來告曰浮休公待于

其深居且甚又予曰浮休公若人也不可使久待雖熱必速往
遂亟辭出上人持其酒追至寺門外亭上臨池水坐更盡四五
盃忽有雲自西方飛來雲日奎上人拊掌曰可行矣乃登輿度
何山嶺上剎浮至明覺寺雲去因相視大笑時日方懸天中氣
如爐炭乃皆坐松下石上俯視澗水風出松水間淅淅作涼意
少頃有僧出揖客乃偕上後山麓謁千歲和尚塔觀洗骨池於
東廡下蓋當山之巔而有水能為池雖大旱不乾謂之靈水或
可信也而予特愛其前三澗自三方來皆會於此水曰
對鹿頭龍鶴之山隔澗水若拜其下而柯公曰此山名曰
峰或外列如屏壁故寺雖高不露人言天五百里之
折佔十里虛語其地之乃陸自前領地則
巖中上界三欲作雨趣行至深居道三三引澗水行百
起時以語浮休公浮休公亦大笑歷觀古人未有觸熱游者蓋
自奎上人與予始云

深居精舍記

深居精舍者雲門廣孝寺上人浮休公退居室也上人名允若
字季衡以文行聞于時賢士大夫無不與交號之曰君耶公因
其名而配以地也深居去雲門十里而羸初入谿口有奇石
迤沙水中狀如折柱其下者如伏獸其名曰釣臺其石罅皆有
樹自釣臺泝谿入谿色湛碧兩岸皆秔稻風過之其香芬然
有三山鼎足列狀如三獅子九墩錯其間為九球深居在三獅
子中其背山曰柯公之山二上有潭二中云有白龜有龍恒出
作雲雨歲旱禱輒應其右山曰化鹿之山亦曰鹿頭相傳葛稚
川既化為仙有木几亦化為鹿在此山其外山曰秦望其左山

曰木禾木禾視群山為最高其前山曰鷲鼻之峰其高與木禾
等峰頂大石突起望之如鷲鼻大海在鷲鼻東北其上云有秦
時碑今亡之矣鷲鼻北下小山曰望秦望在望秦北又北曰
天柱曰玉筍又東北為陽明之山是為禹穴其下維湖予既至
深居與浮休公語極相得又愛其有美木佳水石花竹且靜
無妄人跡雖隆暑不汗因留八日出既出而心恒思之

松風閣記

松風閣在金雞峰下活水源上予今春始至留再宿皆值雨但
聞波濤聲徹晝夜未盡閱其妙也至是往來止閣上凡十餘日
因得備悉其變態蓋閣後之峰獨高于群峰而松又在峰頂仰
視如幢葆臨頭上當日正中時有風拂其枝如龍鳳翔舞雖從
蜿蜒輻輳徘徊影落簷瓦則金碧相組繡觀之者目為之明有
聲如吹填荒如過雨又如水激崖石或如鐵馬馳驟劍槊相磨
憂怒又作草虫鳴切二乍大乍小若遠若近莫可名狀聽之者
耳為之聰予以問上人上人曰不知也我佛以清淨六塵為明
心之本凡耳目之入皆虛妄耳予曰然則上人以是而名其閣
何也上人笑曰偶然耳留閣上又三日乃歸至正十五年七月
二十三日記

橫碧樓記

天下之佳山水所在有之豈有大地以遊乎今地不設作也或
失時而始彰其有數千種亦聚於人也故謂之橫碧樓予嘗登
平康乃與若軍之記自秦之序始為不刊物之遇也夫有樓於
大觀會稽山陰之柯橋即古之柯亭也亦有寺曰靈秘有上人曰
靈秘其山水之佳無幾於人所稱者而情其不然與夫山陰

門道于時也乃相其南偏作樓為讀書之所上通之而觀山
之峙者蒼然俯之而臨水之流者澗然或捷而隨或靜而馳如
龍如虎如蛟如蛇如烟如雲如藍如蒼如帶如扇如扇如扇
如扇如扇如扇如扇如扇如扇如扇如扇如扇如扇如扇
如扇如扇如扇如扇如扇如扇如扇如扇如扇如扇如扇
為發之也至正甲午年春師自浙西來過而奇之以其魚山水
之美也山與水皆以碧為色故命其名曰橫碧而俾予為之記
師今世之高人也予於是乎喜斯樓之遇自此始也予又聞柯
亭有美竹可為寶慶清月明登樓一吹可以來鳳凰驚龍直
奇事也上人能之乎喜將往觀焉

孝友堂記

堂曰孝友敦人倫也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陶君忱仲及其
子凱俱有孝友之行於是臨川葛元哲請以孝友名其堂樓書

言君陳惟孝友于兄弟詩言張仲孝友是皆天子之大臣則不
舉其事業而以孝友稱之蓋以脩身齊家為治國平天下之本
也故曰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孝友也者所謂懿德
之首與陶君者台之臨海人也舊為巨室生八年而母卒繼母
弗能愛及長娶吳氏相與謹事母二終不能容君乃與妻出居
于外力勤吾織績以為食晨夕入定省弗曠而父與繼母自治
其產業不使君與聞父之家日匱父又且老繼母所生弟妹皆
無以具婚嫁君乃迎父及繼母於己養以其資為弟娶婦嫁其
妹咸得所由是繼母大感悔君益虔屏庭之內穆如也吳氏
早喪父其母沈無以養君亦迎養之以壽終于陶氏凱讀書有
文行為貧故恒出外以經學教授弟子弟子自四方來從者甚
眾故得以其束脩之入佐父治喪葬供祭祀悉如禮上世墓域

有奪于勢家者感贖而表之凱無他兄弟惟一妹適顧氏早立
 凱為育其子及女以成人如已子故鄉黨之稱孝友莫不曰陸
 氏父子而士大夫又皆為詩以歌詠之於是枯蒼劉基既叙其
 事復為之言曰詩不云乎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
 懿德夫孝友之在人心不求諸外而民鮮能者欲昏之也世教
 既衰彝倫攸斁於是借耨鋤而德色取箕帚而諍語如曹子
 之云者况敢望其能奉不愛已之繼母於艱苦之餘哉又敢望
 其施及於異產之弟妹哉若陶君者真可以當孝友之名矣手
 方其家之富也見棄於親甘遠身而不失於禮及其貧也弟妹
 無所託又竭力自任而不貽父母憂嗚呼難哉若陶君可謂能
 盡孝友之道矣抑亦可謂能處人倫之變矣君陳張仲皆以孝
 友施于政而達于天下陶君無其位不得流其澤於民而獨行

白雲山舍記

於家至其子又克類天將昌陶氏乎子類父孫類子繩為而
 不絕能無昌乎善必有後天之道也勤字中立今之鄉貢乙科
 為永豐縣教諭與余善是為記

物之出于山惟雲為神靈而士有類焉其發也如縷浩然盈
 天下士之達而用于世者類之歛其色密其跡勿然而生泯然
 而潛其形士之隱而不用于世者類之是故悠然而風行滄然
 而晦冥若然而震霆蛟龍乘焉鬼神憑焉人皆駭之洩二滴二
 清涼炎熱容二汁二沛為膏澤人皆仰之神矣哉人莫得而窺
 也或冒于石或棲于木或起或伏揚旌擢葉靡漫巖谷或隆或
 窪或舒而葩布濩交加旖旎紛拏拂水浮沙上騰為緜燿乎成
 光蔚乎為章合散五色变化無極而士之文者類之夫既類於

人矣則人之好之宜也大章上人居天台之五峰命其室曰白雲僧舍求子記夫天台南紀之名山也山以出雲為神靈南紀之山以神靈稱者莫天台若也雲之所發所聚于態萬狀無不備有則不取夫青黃赤黑而獨取其白者何耶山之阿澗之濱洋二漢二惟意之適雲之處而未出者也上人方外之士無役世之志則惟澹而不華素而不雜者可以適吾情也今夫雲人莫不見而鮮能知之惟日夕與處而於其動靜有默契者斯知之矣故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終朝而雨天下者雲也其始也白而已矣然則上人其知雲哉不可以不記也於是乎記

怡二山堂記

二山堂者任君伯大兄弟別業之所也任君居越之蕭山家讀書父母具慶年過七十而伯大亦年五十有餘矣乃以其

二親之命預卜築地于北幹山之陽大郭四五里室其旁以為遊息之地所謂怡二山堂是也其為堂也背負崇岡左迴石環泉木扶疎脩篁來風前迎平曠夏麥秋禾芄。離二遊望越山矯若游龍帶以長渠舟楫通焉匪以清池石泉洩其聽之冷如篋如琴赤鱗之魚汎濫藻荇甜之沉。冰之肥。景與心。其知其疲於是天清日明三老乃泛輕舟乘板輿從以諸孫姪。其緣衣徜徉乎其間不知其意皆長而樂以終永年也雖然此特其娛乎外者也人徒見伯大之以是奉其親而親誠悅之謂悅於道惟在是矣而不知伯大之兄弟友愛篤乎心無間於家之老言以能稱父母之所願欲而父母無不悅矣又何俟於此哉伯大之子元與子喜遊學游而請教者甚盛其意故究其本而以怡二山堂名之孔子曰兄弟怡三詩曰兄弟既濟和樂且

禮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孔子舉而善之曰父母其順矣乎宜兄
宜弟事親之本也請以是而揭諸堂以示任氏之手孫得之其
祖父家法之所自而則之效之以世其德于無窮庶道不虧
益而有助矣

棟墓軒記

至正十四年春二月予以事至蕭山過故人包與善留舍享其
棣墓之軒明日予還君越無何與善以書來言曰大同之先儒
為隸陰人今徙家蕭山三世矣先人一身無兄弟而大同之兄
弟五人先人因以棣墓名其軒且卒遺命無負吾所以命名之
意願先生為我記之按棣墓之義出自小雅周公不幸遭管蔡
之變故作棠棣之詩極天下之人情以啟世之為兄弟者
今包君之命其子不亦遠哉夫兄弟一氣之分也兄弟不親亂

之本也雖有家室將焉保之光王之教不行此義不明於人心
久矣血氣之欲流為忿爭簞食豆羹不能相讓由是于大尋於
門庭間則作於戶牖然後手足化為豺狼而人道絕矣夫父母
之生子無不願其人之昌且熾也父母沒而兄與弟不相容死
者之目其不瞑於地下矣包氏兄弟能無忘其先人取詩人之
旨而服膺焉去其所戒而教其所勸使祖考慰于上而子孫法
于下吾見其世澤之未艾而方隆也昔者湯以日新銘其盤武
王以敬義書其几杖器用朝夕見之以啓其心迪其德學聖人
者師焉然則茲軒之扁當無愧于古人矣吾子昂哉

魚樂軒記

至正癸巳番陽程邦民以進士授官荆紹興之餘姚州明年春
奉府檄至郡理鈔法及賑濟事寓永福寺之東軒東軒者上人

善啓之所居也。夫水之於魚也，而清明不煩，有榻可息，有花木竹石可翫，軒之前楚尾，三為小池，有魚六七十頭，皆長五六寸，赤鱗錦章，出入蘊藻，中悠三焉，或泳或翔，或吹而漚，或旋而連，與與焉不啻如處江湖，而乘秋濤也。程君觀而悅之，命其軒曰魚樂。其軒或難之曰：詩不云乎，魚在于沼，亦匪克樂。今此無乃又迫于沼而非魚之所樂乎？程君曰：吁！果然哉！子見其一而未見其二也。夫惡憂患而樂無害，凡物之同情也。是故性遷于習，貫而樂生焉。豈惟魚哉？野鳥之處籠中，其始至也，懂三焉，聞聲而躍，見動而惕，如不能須臾生也。及其久而馴也，則雖舉而之野，縱之而不逸，驅之而不去，徘徊盤旋，恐違其所，雖之則悲以鳴，狂頭而疾赴焉。於是籠其家而樂在是矣。夫鳥之優游，豈不勝樊籠之鳥，促於彼既，習而能之矣。我為此而後優游之矣。又

烏得下終。夫水之於魚也，而清明不煩，有榻可息，有花木竹石可翫，軒之前楚尾，三為小池，有魚六七十頭，皆長五六寸，赤鱗錦章，出入蘊藻，中悠三焉，或泳或翔，或吹而漚，或旋而連，與與焉不啻如處江湖，而乘秋濤也。程君觀而悅之，命其軒曰魚樂。其軒或難之曰：詩不云乎，魚在于沼，亦匪克樂。今此無乃又迫于沼而非魚之所樂乎？程君曰：吁！果然哉！子見其一而未見其二也。夫惡憂患而樂無害，凡物之同情也。是故性遷于習，貫而樂生焉。豈惟魚哉？野鳥之處籠中，其始至也，懂三焉，聞聲而躍，見動而惕，如不能須臾生也。及其久而馴也，則雖舉而之野，縱之而不逸，驅之而不去，徘徊盤旋，恐違其所，雖之則悲以鳴，狂頭而疾赴焉。於是籠其家而樂在是矣。夫鳥之優游，豈不勝樊籠之鳥，促於彼既，習而能之矣。我為此而後優游之矣。又

養志齋記

事親莫大於養志。孟子之言至矣。華亭唐伯讓書而扁諸室，蓋將以朝夕觀者而致孝於其父母，屬予言以記之。夫孝百行之首也。為人子而志于孝，夫奚為而不淑哉？孔門弟子以孝稱于聖人，而揚于天下後世者，閔子、曾子而已。游夏之徒，則各有所虧缺，而曾子亦不能以是傳於子何耶？甚哉孝之難也。今世之

養親者以飲食供奉為至足而不知戚其戚欣其欣至于遠其情而不顧又烏知所謂養志之云乎唐氏東吳之巨室也華亭在松江之濱勝地冠于浙右烏程之曠巨口細鱗之魚秋菘春韭之菜芳荔精稍晨見靈雞之臠所以適口充腹者無不有矣其為室也東望三泖九峰之山西望具區山光水色遠近輝映翠霞晨飛玄鶴宵警松篁眾木花鳥靡曼所以娛耳悅目者無不備矣白髮坐於堂上綵衣戲於庭下欲有與隨所命欲有適僕夫版輿觀望頤指不呼而集其斯所以稱夫養志之名矣雖然予之所求於唐君則有大於此者夫父母之愛其子也無窮也痛痒疾疢如己受之否未榮辱憂喜如己受之否其愛其親為不孝而不知愛其親為不孝其愛其身為不愛其身為不愛其親也固有盡心力以奉父母而不謹其身以怡于刑辟者其於道又何如耶是故時言慎行由義履禮使父母之心不以我而勞尊賢友仁脩惠辨惑使父母之名不以我而污和其兄弟親其姻族睦其鄰里鄉黨使父母之澤流于子孫而不墜所謂養志其庶幾乎庶君地之閔子曾子亦人也

裕軒記

會稽元實於其居之傍作小室名之曰裕軒予既為銘之矣而元實復請記焉夫裕者寬廣之謂也今元實之室大不盈丈高不踰仞度不容拱把之木徑不通一馬之足櫛三密三藩無逼塞不見孔隙而謂之裕可乎蓋人之裕在物而王子之裕在我人以物我裕也王子於我裕而不知物之裕不裕於是我裕而物從以裕其斯所以為裕乎今夫人憂思鍾乎情好樂牽乎心我欲富也金谷珊瑚不為多西蜀銅山不為饒陶朱倚頓之

積不為豐我欲貴也通侯牧守不為尊大車駟馬不為榮萬鍾
五鼎不為屬厭我欲樂也食前方丈不為奢歌舞靡曼不為
淫弋獵馳騁不為荒邪禽奇玩充斥亭館不為侈麗則必竭
以求之有所不獲則食不甘寢不安若是雖履汗漫之野登空
露之丘將無所容其身而可謂之裕乎而王子則不然飯一盂
而飽酒一升而醉無求多於口腹而吾之心裕如也夏一綸而
涼冬一裘而溫無求多於衣服而吾之心裕如也誦吾詩讀吾
書適吾情則游足則息倦則卧無求多於盪樂玩好而吾之心
裕如也足不踐訟獄之庭耳不接刑肆之言身不耽治之容
身不亂官獄之是非無求多於尚入而吾之心裕如也
不慕富貴之室之卑蔽風雨之外非時時之憂
知王子之為人與之交而善於是乎為之記

尚節亭記

而得裕名焉以王子為之主也甲午之歲余辟地于越主正氏
知王子之為人與之交而善於是乎為之記

古人植卉木而有取義焉者豈徒為玩好而已故蘭取其芳諫
草取其忠憂蓮取其出污而不染不特卉木也佩以玉環以象
坐右之器以歌或以之比德而自勵或以之懲志而自警進德
脩業於是乎有裨焉會稽黃中立好植竹取其節也故為亭竹
間而名之曰尚節之亭以為讀書得藝之所澹乎無營乎外之
心也予觀而喜之夫竹之為物柔體而虛中婉_二焉而不為風
雨摧折者以其有節也至于涉寒暑蒙霜雪而柯不改葉不易
色蒼_二而不變有似乎臨大節而不可奪之君子信乎有諸中
形於外為能踐其形也然則以節言竹復何以尚之哉世衷道

微能以節立身者鮮矣中立抱材未用而早以節立志是誠有
大過人者吾又安得不喜之哉夫節之時義大易備矣無庸外
而求也草木之節實枝葉之所生氣之所聚筋脉所湊故得其
中和則暢茂條達而為美植反之則為瞶為液為癭腫為樛屈
而以害其生矣是故春夏秋冬之分至謂之節三者陰陽寒暑
轉移之機也人道有十變其節乃見節也者人之所難處也於是
乎有中焉故讓國大世所也在泰伯則是在季子則非守死大節
也在子思則宜在曾子則過必有義焉不可膠也擇之不精處
之不當則不為暢茂條達而為瞶液癭腫樛屈矣不亦遠哉博
曰行前定則不困平居而講之他日處之裕如也然則中立之
取諸竹以名其亭而又與吾徒游豈尚然哉

前江淮都轉使宋公政績記

人有守正議而不可蒙排斥而不掩矜為國而不顧其身者莫
可謂丈夫矣故石可轉也而吾之志不可回水可過也而吾
之志不可沮蓋其所見素明而所立素定非若庸人匹夫偶有
所知而發于一時之暫夫是之謂不惑者前兩淮都轉運使
宋公是已謹按公名文舉字子禮其先世魏人唐開元時相齊
平公之後也家世世為金州公之祖也生於
南陽有諱全者著述甚多其後孫公之祖也生於
曰欽字敬之諱全者著述甚多其後孫公之祖也生於
南陽府營田司提舉宋公之祖也生於
陽君往見馬君其後孫公之祖也生於
南陽府營田司提舉宋公之祖也生於
陽君往見馬君其後孫公之祖也生於

廣西五伏之... 造海船石... 嘉議大夫... 少失父母... 遷江南行... 路經管府... 署為校尉... 十三有田... 浙西大駭... 而使者世... 威猛上下... 畏其奉

命莫敢忤公奮白... 追所誑取官幣一... 署之以達于御史... 收公按問內外... 公江浙行省都... 除兵部員外郎... 六月湖廣行省... 謀叛據城邑謀... 時中書叅政馬... 議于中書政事... 案牘其先言公... 建衛武昌廣西... 為湖廣屬地故... 得悉知廣西事... 今忝與計事列

廣西集卷三十一

固當為竭愚言矧丞相有命其敢不言黃西蠻夷之地自古三
化所不及其地多苒毒瘴癘不可觸其俗尚狠鬪動輒相讎殺
不可以禮義訓至元中朝廷嘗命湖廣左丞劉二拔都往征之
則散入山谷敗而復集迄無成功故因其還業授以名爵岑世
雄土軍為戶黃聖許祿州知州亦聊以羈縻之耳蓋得其地無
所益得其人無所用故也然自是邊鄙賴以無事大德中廣西
即臣建言置征討樞密院奏准發湖廣四川雲南兵四萬隸院
官進討時廣西廉訪僉事與屯忽都會上言請以家屬保其不
叛詔從之即命與屯忽都會行招諭事至今又二十餘年不
聞有變也今回謀知將以二月十九日襲邕州今已六月而邊
報不至非虛言乎激功生事非國家之利也王其華猶爭之公
曰昔先澤林朝罕亦知臣言於廣西未曾征討之議豈

務為姑息其防黠武也劉二拔都先朝名將進討無功非地利
也今之為將者何人調兵四萬糧運之費不下數十百萬騷動
三省幸而有功得不償失不幸失利不得中止兵連禍結塗炭
平民耗損國用悔之何及丞相曰善乃復以與屯忽都會為同
知副都元帥宣慰廣西廣西果不反七月改左司都事八月癸
宗皇帝崩晉王即位除監察御史未幾除左司員外郎出為江
浙行省郎中又入為大宗正府左右司郎中轉禮部侍郎天曆
二年以母老辭歸杭州觀省除儲政院同僉不赴遂改除杭州
路總管仁宗皇帝時西臺御史中丞脫懽以罪廢延祐末皇太
后有旨命中書省復與除授時公為首掾白叅議閱舊案察
除脫懽由是大恨公為御史時又嘗劾奏前太師右丞相帖木
迭兒擅權亂政及御史大夫帖失弒逆其黨與皆不宜任用坐

黜免者甚衆咸相與構害公會入獄... 為庶訪使將之官囑之曰宋... 詰至則召吏卒悉諭之意... 為數萬五千有奇其實不滿六千... 而府縣及大府官吏卒咸有恒... 破米二萬五千石鈔二萬餘錠... 是上下多怨愠有富民沈氏兄... 憐弟幼而爭財是不友也且有... 遂直其弟至是和尚令人脅其... 之榜箠銀鍊俾為之詞二成召... 吏懼獄不就罪且及已乃妄為... 公署和尚大喜竟驟公獄會母... 夫人以憂患卒公乃以例出持

服父之御史為辯其冤除紹興路總督未及考除山東都... 盜使召為刑部尚書先是汴梁盜殺首臣矯制除官發府兵多... 所誑誤盜賊有詔止坐首惡脅從勿論至是復議治遠三百餘... 人族斬刑甯有差公不從曰已有詔而違之不可丞相高昌三... 以罪死又以他事論其弟棄市送刑部難公不肯曰獄情去三... 於是復大忤用事者意改除大略都總管兼管希意以大興縣... 尹盜盜草事連公劾奏坐免無何御史鄭君重寧辦其劫除兩... 淮都轉運使時海上寇起江淮間將民群聚叛盜因而劫掠... 族為盜公至督有司掩捕獲其渠魁... 風憲官者故劫者無錫與其徒相... 訪副使至即為善業悉出其囚按... 老疾謝事者... 年七十矣公為... 年... 年...

在窮而無以為孝則皆抱終身之恨而不平於天豈不大可憐哉余君豐于家而得壽母以養之其時愛於天者厚矣書稱五福壽富康寧居其目之三康寧也其無憂之謂也五福四繫於天而一繫乎人收好德也余君業儒而孝於其親又以善見推於其鄉人斯可謂之能好德已人知四者之係于天而不知天之所佑者德也書曰惠迪吉壽富康寧考終命惟收好德者受之余君勉乎哉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夫積德如水愈浚而愈深否則有時而涸矣余君勉乎哉

諸暨州重修州學記

學校以教民明人倫見于書傳肇自虞夏以逮于今莫不以先代聖人為師聖人倫之至也自太皞迄于孔子聖人迭出莫不以道德被于民物垂于後世孔子既出而天下翕然師孔子

自漢以表釋奠先師皆於孔子至唐太宗遂詔州縣學悉立孔子廟至今因之無有間議先孔子者得志行乎當時後世不獲見聞其言之詳也而欲學焉何從而入哉孔子獨無位乎時而以淑其弟子故論學至孔子而始備微孔子師不知所以教弟子不知所以學往古之言行無所折衷而人不知軌範故至孔子而後大中之論定亘古今彌天地不可易也是故率我子貢有若孔子之弟子也其論孔子或曰賢於堯舜或曰自生天以來未之有也而後世不以之為黨子思孔子之孫也其論孔子則曰譬如天地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而後世不以之為私然則學校以孔子為師誰得而議之哉國家仍先代舊制凡天下郡縣莫不有學皆有孔子廟立官設教以作成隆徽至今且百載人才之出不讓于古而王化之廣莫莫及也承平既

又天下忘危於是盜賊竊發而有事于師旅為郡縣者往往以
戎事供給告疲且息故學成多不舉奉議大夫伯不花侯未歸
紹興之諸暨州即注意治學事而州學不修又壞瓦剝落梁木
蠹腐且墜且壓侯大以為憂亟謀新之會同知張君守正判官
許君汝霖呂君誠俱以進士受命來佐是州侯大喜曰吾事成
矣乃與其知州元侯恩中同知張君友仁及山長包君瑛咸會
于治事之堂集吏民勸儒戶之有田而羨于財者俾以力高下
供役眾皆願聽命乃擇木伐石命之曰必學必完自殿堂以及
廊廡齋居靈星之門先賢之祠罔不畢葺於是廟益邃以清
學益隆以嚴弦誦藹然士氣為之一新經始于至正十五年五
月告完于是年七月乃以其事請記于劉基昔者舟有問
子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國家

自混一以來以仁澤施于民涵濡養育善術滋息可謂庶且富
矣今乃至相率而為盜庸非典教者失其取耶夫民之所以敢
犯法者以其不知人倫也聖人之教行則人倫明矣人倫既明
則為民者莫不知愛其親而不敢為不義以自累為士者莫不
知敬其君而不敢自私以憤國事盜賊何由而生亦何由而滋
曼哉諸君子可謂能知治道之本矣可無述乎於是乎為之記

松風閣記

露皆出乎天雨露有形物待以滋養無形而有聲惟風
然然風不能獨為聲附於物而有聲非若雷之怒號旬磁于虛
無之中也惟其附於物而為聲故其聲一隨於物大小清濁可
喜可愕卷隨其物之形而生焉土石崩頽巖巖附之不能為聲谷
崖而大其聲雄以厲水蕩而柔其聲洵以從皆不得其中和使

人駭膽而驚心故獨於草木為宜而草木之中葉之大者其聲
空柔之槁者其聲悲葉之柔者其聲憫而不揚是故宜於風者
莫如松蓋松之為物幹挺而枝樛葉細而條長雖奇而龍然清
灑而扶疎髮髮而玲瓏故風之過之不壅不激踰通暢達有自
然之音故聽之可以解煩黷滌昏穢曠神怡情恬淡寂寥逍遙
太空與造化遊宜乎適意山林之士樂之而不能違也金雞之
峰有三松焉不知其幾百年矣微風拂之聲如暗泉颯三走石
瀨稍大則如奏雅樂其大風至則如揚波濤又如振鼓隱隱有
節奏方舟上人為閣其下而名之曰松風之閣予嘗過而止之
洋二手若將留而忘歸焉蓋雖在山林而去人不遠夏不苦暑
冬不酷寒觀于松可以適吾目德于松可以適吾耳復寒而優
游逍遙而相羊無外物以目其心可以喜樂可以永日又何必

紹興崇福寺記

濯潁水而以為高登首陽而以為清也哉予四方之寓人也得
止無所定而於是閑不能忘情故將與上人別而書此以為之
記時至正十五年七月九日也

遊於江南為山水郡雲門若耶則以名勝聞于天下者也平水
去雲門一里當鏡湖上游有為雲門之二者必至是登陸故總
謂之雲門雲門之山自秦望分而北東行至平水而止故其地
獨寬衍其水始通舟楫魚塩竹木商賈所會故稱曰草市二有
寺曰崇福故宋紹興間志道法師所初建也法師初受業雲門
之淳化寺後游學無所不歷乃復歸雲門顧雲門為入山太深
乃作精藍水濱謂之觀音懺院弟子來從者日眾其地遂廣
開禧二年中始請于朝得賜額為崇福院至元十三年寺燬于

共越十有二年法師之孫法育浩觀可模法輝行廉等相與實
賈氏墓菴以廣寺置田山以給薪米增度弟子定甲乙相次三
寺事於是寺益著盛天曆之初仍燬于火而佛像皆存弗壞時
可模住郡之圓通寺屬其弟子息輝似憐重建乃徙其址三僮
址二百步寺本西嚮又更而南向其徒善祚仁偉悅構於石
相事無敢怠故大殿三門堂廡庫院以次告完垣墉階墻志瀛
閨漏靡不備具木石瓦甍丹堊塗墍視昔有加於是山水之觀
新若改作而游觀之勝遂不後于群寺矣至正乙未予自若上
人深居出舍靈峰其寺僧玄旨來邀予游因登其皆山之樓眺
于群山悠然而懷古焉其西則為秦望鷲鼻秦始皇帝東在
勒石自頌之所也其南為陶山有華陽外史之遺跡其東為
請于將莫邪之所自出其北則曰陽明之山前軒陣之

候神曰禹穴則夏后神禹之故陵也水則若耶之溪流入鏡湖
日出前峰没于其陰雲生太心濤落滄溟兩往風還烟慘霞前
凡可以悅目而怡心者莫不畢陳于軒檻之外真可以遺人世
起汚濁矣又何必深入雨豹之窟而乃以為高哉因留連久之
比于還郡城而寺僧介靈峰李主人來道其累世營葺之勤且
告曰寺自癸未歲始以田租服官役於是乎有民事焉寺之僧
本出一祖今分為三房均逸勞也三房以昭穆序兄弟子孫如
族屬俾同力一心以無墜先緒懼後人之安于成而弗此懷也
敢願志其所自勒諸石使來者知有本原而不忍相遐遺也不
亦善乎敢請予既喜山水之美而又嘉其僧能承先志以思承
其傳也於是乎為之記

費性之市隱齋記

賈君性之居越之蕭山築室一區在闕閭中集古今圖書以為
燕游接賓客之所不高其垣而不覲車馬之塵不深其官而不
聞閭閻之聲以其徑路宛轉戶庭清謐而不與鄙俗者接也至
君子充過而命之曰市隱而賈君俾予記夫隱以全身而遠害
也市者商販所集爭利錐力之所也故士不樂居焉而在人乃
有隱於是者以其卑賤混濁足以自藏而泯其名也今賈君居
于市而不與市人同其行事得無異於古之隱于市者乎吾嘗
聞隱于孔子矣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夫君子之有道也遇則
仕不遇則隱仕與隱雖兩途而豈三其志哉伊尹傳說處于耕
築一旦舉而寘諸相者固有之無動於其中也故曰君子素其
位而行不顧乎其外如此則可以語隱不必廢其身覲其名而
後為隱者是故傳徒真裝隱之俠者也故言非聖隱之狂者

也辟凡離毋隱之賊者也與穎水以洗耳隱之矯者也躡欵水
以待聘隱之偽者也上介山而立枯隱之慈者也沈酒于酒不
衣冠而處隱之亂者也是皆為教為世駭俗而有害於道君子不
忍為之是尚為能求其志也哉賢者遭時之不然或辟世或辟
地或耕或漁或居山林或處城郭市或相與而擊柝無所不可而
其志則不以是有易焉柳下惠之與伯夷跡若冰炭而固謂之
逸民君子不非焉庸非以其志乎賈君以孝友處乎家人以信
義行乎里鄰有學有文而口不書其志可知矣謂之隱者不亦
宜乎雖然夜光在深山人莫得而見也出而投之瓦礫之間則
庸人孺子皆識之矣余君居乎市而不與市人同其行吾懼其
欲晦而愈彰也他日見其君請以斯言告之

浙東處州分府元帥石末公德政

浙東道宣慰使司同知副都元帥石末公之鎮祐以志許銷禍
機以德惠探疲瘵理財足食克守由禦仁威並行寇盜潛散予
既從父老請其續病頌之矣其夏六月己巳松陽縣民吳某
又介何君子某來請曰嘗盜發松陽時事以義兵從有司攻盜
故群盜皆與事為仇家無何盜有新美面詣帥降者方論功
受賞乃因勢請事及同事四人胡與並通公且信且疑之即檄
召事等亨時出外四人者先至公即得其情謂之曰女輩雖非
與盜通然頗共玩寇以終變延不為其謀曰人懼請輸鈔各再
百定以自贖亨獨後至公怒曰是重違吾令亨大懼請贖公命
築志渠城堤五十丈為且倍既而公察其事實無異心更助粟
百斛鹽五引俾率事亨有惟被誣事味惟公釋疑俾從輕亨亦
又後紀公令亨亦不忍流去罰俾降後贖與既又發補我勞身

實不共以賊公其敢自獻慝者坊在躬克其敢以忠忍為
公為祠樹石以昭示于人先生幸鑒其誠而賜之文俾我公
之功之德永底弗忘亨之願也非所敢望也予甚嘉之曰善哉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豈
不信哉粵自草竊構亂朝野多故紀綱弛弛官吏張只引頸幸
民有事以資漁獵使亨不違公家必傾或激不得已鞠為匪人
則其抱恨何如哉惟公壯茲邦決庶政大小有民咸戴實德不
獨一吳氏子也今亨不幸被誣而當公時亦幸矣我嗚呼使亨
不幸屬他人雖積家奉吏且枉直終不分今翰力于官雖罰有
度矧又獲為功乎父母邦室其喜而感也昔者諸葛武侯之治
蜀也政尚嚴明蜀人始畏而終懷之至于李卓庚至親遭廢后
而懷其忠念沒身不置公道之服人固若是哉豪傑之士相後

千歲而能使人感動奮發其機如一故予於亭之謂報不詳而為之文若夫公之功績在祐者既別有碑不重著也

浙東肅政廉訪司處州分司題名記

題名所以識歲月之久近行役之勞勤而寓感恩於其中焉山川阻脩行李跋涉或一歲而屢至或歷年而一過是固足以興人之感恩在而懷威在而悼義在而敬虐在而怨若之何而不起人之思邪是又寓勸戒於其中而切有裨於世教也自古及今相因不廢良有以哉國家設肅政廉訪司以平官政舉廢務瘳民瘼執紼墨以繩天下之曲揉不順道理者故錄囚想贖崇再出外必以隆寒盛暑之時其勞勤孰甚焉任重於百司而政下於民者獨夥宜其起人之思尤甚也然則題名之記其可缺乎粵自盜起以來憲府缺官分址不及處州且其歲歲合年

憲副張公始來決壅疏塞剔蠹振墜大明舉措以植輒山歎之惠迪從逆者於是七縣士庶咸知畏懷寇盜戢歎郡境用寧乃暇日視分司題名缺記命伐石樹壁下而俾基為之文惟公以通濟之才筮仕于朝出任民寄以最績奏聞揚麻止風紀老成更事所至有德澤加于民真足以起後人之畏慕昭軌範於將來題名之石賻建于茲吾知其垂永久而不磨也昭二矢至正十七年冬十月記

苦齋記

苦齋者章澹先生隱居之室也室十有二楹覆之以茅在匡山之巔匡山在處之龍泉縣西南二百里劍溪之水出焉山四面峭壁拔起巖壑皆蒼石岸外而曰中其下惟白雲其上多北風風從北來者大率不能甘而善苦故植物中之其味皆苦而物

性之苦者亦樂生焉於是鮮支黃蘗者棟側朽之木黃連者林
亭歷者參鉤天之草地黃淋冬歲芭之菜檣檣草斗之管格海
之箕負不務布而羅生焉野蜂集其間采花隨作蜜味六言山
中方言謂之黃杜初食頗可難久則彌覺其甘能足積熱除煩
渴之疾其權茶亦苦於常茶其洩水皆齧石出其涼沸
海濱曲折注入大谷其中多斑文小魚狀如吹沙味苦而微苦
食之可以清酒山去人積逐惟先出樂甚而從者多艱其食最
之往來故遂擇其穴而至焉荷童兒數人啓隕擇以熟栗共煮
暖其草木之黃實間則躡履登崖倚脩木而嘯或降而臨清溪
樵歌出林則樹石而和之人莫知其樂也先生之言曰樂與否
相為倚伏者也人知樂之為樂而不知苦之為樂人知樂其樂
而不知若生于樂則樂與苦相去能幾何哉今夫膏粱之子燕

輕而又心之復始報本自不能已况世俗小民不習典籍將不
知有所謂三皇今見其廟問其人必問其故而知人之所以異
於獸其有益于世教不亦大哉遂作頌曰

厥初鴻蒙垂黃孰判三皇既出三才迺建冥二在上無二在下
維皇贊之維聖之祖維天有典皇則勅之維天有民皇則極之
八卦五行人文以宣皇耶天耶孰測其然皇德在世克舉維
天運往復有晦必彰矣新廟實我商服竹之果二即之肅二
神居既安祀事孔虔而引勿替報此豐碑

山陰縣孔子廟碑

三皇以長壽大故而聖者莫盛於孔子有天下之廣者莫如於
有元在內則立監官在外則府州若縣莫不有孔子廟
附焉廟以崇孔子之祠學以施孔子之教孔子之道於是大行

彌覆載而無間於戲盛哉古未有也山陰為紹興屬照舊有廟
學興替靡常於是後就廢弛莫有能拯之者履齋學事大懼
定以今選為山陰縣達魯花赤者至則首請興廟學事大懼
無以稱國家意亟圖補之適海寇迭發吏民多流離供戎
事不暇眾咸以為難者曰學校所以明教化設教在不明於
教而後盜賊生焉豈無故哉吾聞植顛木者必培其根全有
病湯藥難所急而不以廢食其可以艱棘廢教哉履齋
缺員乃詢于眾舉儒士黃本攝學官事出俸錢俾修飭
宇以及學會自築棟椽補至于瓦甍之毀弗或者感易新之於
是傾者立衰者正隘者豁缺者完卑者增危者固欄堯濶
丹堊有輝惟樸器用無不備具君曰此特其觀美耳未及實
效也乃植家者所信焉志賜而微其入以為弟子食擇其成

以為師俾鄉里之俊 秀咸入學肄業月朔望拜詣禮畢集生徒

誦經術論道理開 陳存身忠信觀者莫不喜悅期教化之有成

茲縣也縣之人相率來言于 劉其基請叙而勒諸石其常數

從政者志 學多尚文具而過學校為尤甚能治其實者蓋不多見

若定 君之令山陰獨知所先務黃君又能相而成之是可

嘉也 故為述其事而繼以詩定 君字君輔長元氏黃君字

紹興人詩曰

大哉孔子萬世之師明 二學宣教化所基聖神輝極於皇緯

大道之行允也其時入存政舉局開隆卑一邑忠信四方則之

室政維君奉宣維臣教育既均靡曠弗馴能知所先是曰暨今

勒詞宵碑瞻者起敬

北嶺將軍廟碑

諸暨東北百里為蕭山縣其山曰北幹之山浙水帶其陰湘湖
匯其陽東望會稽至于大海日之所出其上為星紀婺女之辰
故其神為甚靈能祛疫癘作雲雨久有所祈必應故立廟于其
山尊其神曰北嶺將軍歲時祠焉宋徽宗時方臘反睦州自睦
入杭具舟將渡江吏民大怖相率禱于神比寇至即有風逆其
舟且見甲士列岸上甚眾乃止不敢渡寇平知越州劉鞫上其
事于朝賜額曰武佑廟後封顯應侯再封靈順顯應侯有查
正十二年賊入江浙行省烽火通于蕭山百姓驚滿濱市并皆
空主簿趙君某至縣甫八日即自往西與募民備禦而江上守
兵甚寡弱無賴子競起為劫且應賊眾洵懼君詣廟卜示神
許之者眾心稍安君乃分遣人捕無賴子為劫者悉誅之有自
賊中來言賊欲遣兵攻浙東見江岸列甲卒旗幟如睦寇欲渡

時以故畏憚無東心及賊退邑人皆德趙君趙君曰吁茲惟神
之功予何庸焉明年夏大旱君往禱又輒得雨眾益信神之靈
而大敬趙君之能以誠感神也廟在山之岡歲久朽壞惟神所
居室獨存君每至廟謁念無以報神賜乃以其俸錢作新廟邑
人亦大喜爭致助焉十有五年春廟成為堂三間三門兩廡像
設器用無所不備惟所獨存堂仍其舊繚以垣墉甃以瓦石植
以嘉木丹堊輝映吏民趨走承祀益肅以虔時三月壬寅予自
杭還赴過蕭山而廟適成故趙君請予記按祭法有能禦災禦
捍大患則祀之今神能降雨澤蘇枯槁又能陰力却賊以能保
全其民物所謂禦災捍患孰有大於是哉廟而祀之誰曰不宜
趙君能愛其民故能以敬事神而獲其佑可尚也矣予故喜而
為序其事復為之歌俾祀神焉其詞曰

青山兮幽二綠蘿含煙兮樹木稠望夫君兮悵悠三巖阿寂
寥兮使我心愁雷為車兮雲為馬輕霞動兮江色赭神之來兮
風振野吹竹兮彈絲女巫舞兮紛陸離真芳醴兮薦潔潔留
靈脩兮卑純禧驅魃蠱兮逐狼獾拜毒沙兮時暘雨木麻成兮
息桴鼓物既備兮禮無愆和熙洽兮洞淵玄為城為堡兮武恒
且堅保佑我民兮樂以永年

台州路重建天妃廟碑

太極散為萬彙惟天為最大故其神謂之帝地次于天其祇后
也其次最大者莫如海而水又為陰類故海之神降于后曰妃
而加以天尊之也天妃之名古不見經傳國家建都于燕始轉
粟江南過黑水越東萊之界成山秦始皇帝之所射魚妖蜃之
市悉帖安如平地皆歸功天妃故薄海州郡莫不有天妃廟歲

遣使致祭祀禮極虔而颿舶之往來咸寄命于神即有災惟風
惡濤疾呼神乞靈有若火見桅檣間其光輝然舟立自定由
是海邦之人莫不知尊天妃而天妃之神在百神之上無或與
彙否則故有天妃祠在城東五里延祐中守土臣病其遠弗便
乃徙置其神像于城南垣外水仙之樓故祠遂廢為墟
今至正十有一年方國瑛復亂海上明年夏五月寇台州自中
津橋直上登樓騎屋山肉薄臨城二中人方拒擊樓忽自壞登
者盡壓死賊遂縱火焚郭外民舍樓并燬又明年中書參知政
事相理帖穆爾出為江浙行省左丞領征討事賊聞之因温州
實帥吳世顯納款請降奏上有詔命左丞公與南臺侍御史左丞納
實理同往察便宜以行招討二公既受命至台州遣使宣諭方
以兄弟大感德遂移罪老歸所俘民願歲帥其徒防漕糧至直沽

為天白人曾祖德著祖文的守業儒父嗣贈文林郎汪海儒
副提舉母張氏封宜人君少不喜弄筆惟好讀書稍長能屬文章
二十五登進士第授官將仕郎慶元路昌國州判官辟行宣政
院掾吏再授文林郎授州判武義縣尹所至以廉能聞其為武
義時嘗奉檄捕盜金華金華武義民爭訟憲府累月乃以
君還武義未幾母宜人卒君奉喪歸天台服闋如京師時盜起
海上連歲莫能計國家深為民之陷于非辜咎在有司乃更嚴
考議法命大臣各舉可郡守縣令者驗殿最連及其賞罰於是
朝臣多以君為以慶元為浙東劇郡且薄海與盜最密遂乃奏
君尹寧者至則先平其差使與民約以鄉都大小分次第較學
簿以均量輕重遠近以命程限罷吏卒弗遣有事則親署于
牘俾使役相傳應命如約民視君緩急如署至同官或有為

稱君者最恭歎者則皆疑弗至頃尹署乃至民有訴訟無不聽
必為使來前親與辨折委曲反覆得其情然後行雖徭僉無所
有獄訟租賦者下於鄉悉如前約群吏皆夢曉束手立無敢容
一效大府亦無敢託以私者以故鄉人得咸安業無意外費於
是新縣學先聖廟復甬東書院延師教子弟月朔望必親視
庠膳課讀學黌明倫理敦篤行義優禮耆德獎拔後進期以
實效郵士習為之一變其他如湖開水利農桑常平無不悉心
以求合於民情去俗之難故為郵五載而人愛敬之如一日會
其華四起郡邑舉藩閩命供軍實兵器使者項領相望慶元
民樹柵捍江滄陸築城百役並作君令大民均力從役毫髮不
容有所私事補所不可即挺身陳利害雖數忤上官意弗憚無
何遂得罪於分省左丞命君以軍資入海而不與之師及諸軍

遇賊潰散獨責君令償所失物欲致之死郵老幼皆誦泣請聞
許師為解得稍緩比左丞以故去君不復署尹事及至夏皇君
親詣天井潭禱即大得雨未幾月部使者至邸君前欲白事忽
疾作頓于地昇歸卒年四十有六上下咸痛惜之君有子男二
人長曰孟浩次庶子曰郵生俱幼女三人君為人厚重愛養尊
飲食衣服可而止故能以廉終其身且善別煩冗故事至其六
小弗滯憂患難人不見其憂為政惟務以信義動人使自公不
矯激立威名本之自家無餘財元帥遣使吊且賻自都定公下
及人士之好義者咸以幣賻乃克以柩歸其鄉銘曰
天子有民不能偏治爰命庶臣代之撫綏彼頑民之
悍帝赤子鞠為瘡痍今徇我欲詳情乃難誰
滋民視官猶狼去之恐遲知伊死矣而弗珍
禮

昭嗟爾有司溫二許君弗矯弗隨因民所好順以導之禁其虺
蛇鋤其棘茨俾耕俾穫同或失時諄二諄言二以訓兒豈無鞭
箠匪教曷施肆不俯于疆而挺于瀛用懲厥貞克完靡墜四
明之山倚于海濱昔二尹在郵二人熙二今尹亡此胡能不悲維
山蒼二維水倚二尹往莫道爰樹以碑比之甘棠勿汙勿虧曷
爾後來覩我銘詩

履齋集卷之二十四

碑銘

嘉興路重修陸宣公書院碑銘

士有以一身任社稷之安危一言迴天下之趨嚮蓋其智足以
 識事機其誠足以動人心故能出入危邦扶持庸君寵之而不
 阿違之而弗懲知有國而不知有其身若是真可謂大臣哉死
 子稱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其或先蒙君之知而期盡心以
 報效知禍而不避知難而不止若唐陸宣公者其去就雖殊而
 其揆一也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宣公以之吾常恠唐德
 宗以猜防小智行多欲之私信讒邪如心旒視貨賄為性命臨
 患難則姑息一施處安佚則嫌疑百出以致藩臣叛命士卒離
 心播遷困厄而卒不亡及觀唐史稱其出居艱阻之時謀猷參



決一出于公又稱奉天所下詔書雖武夫悍卒無不流涕多公
所為然後知其薄人以扶持也昔者隨有季梁不滅于楚衛成
公有甯武子不死于晉無競維人不然殆哉况公之言德宗不
盡用也而僅用其二猶足以轉危為安易敗為功使其能舉
國以聽公周宣漢光不難繼矣惜乎其終信用群小而棄公也
公歿而奏議行於天下令天下之言時務論政事者莫不宗之
然則公之志雖暫屈于一時而終伸於萬世公之言雖不能以
寤時君而足以淑後人則亦可以無憾矣夫公浙西之嘉興人
嘉興郡學舊有公廟其詳見于呂公祖謙之記而郡城之東鴛
鴦湖上又有宣公書院其地有橋曰宣公橋故老相傳宣公實
生于此故於此立祠以祀公至宋景定癸亥始以祠堂為書院
丙子之歲書院延燦于兵而公像故存眾白郡迎置于太初堂

因以堂為書院大德九年濟南趙魯為山長病其簡陋始改作
之其詳見于牟公燾之記自是城東故址遂廢為墟泰定中有
僧賄學官請佃而建庵焉後至元二年庵災地復于書院是歲
六月其僧復賄有司泐庵如故山長雖爭之弗能得也至正十
四年宣徽院判濠州劉公貞受命為嘉興路總管至則首治書
校之闕顧書院陋且朽欲新之而址隘弗稱乃用推官方君道
聲言命所司督其僧撤庵歸地復建書院其中為先聖廟兩廡
儀門東西禮亭靈星之門具其西為宣公祠祠西為室東鄉以
祀郡之先賢其外為三門廟東為講堂其前軒仍舊扁曰仁義
之堂以藏宣公奏議謂其言無非仁義也西齋以延師教弟子
又增買蕩地若干畝以益廩膳庖厨倉瀾各澤其所將成而公
改除海道萬戶於是屬之方君方君力贊成之經始于至正

十四年四月竣事于十五年二月董其後者嘉興縣丞善慶
路吏施淵頤選及前山長王玘任奔走者直學張惟仁學吏沈
雋也既成使請記于劉基惟孔子明王道以教萬世宣公學孔
子者也故其術業一本王道昔人以宣公祠為書院有以也夫
劉公用方君言撤浮屠以復書院可謂能排異端植正道者有
功於世教矣於是乎序而銘之曰

孔子大聖不遇于時既沒之後為萬世師宣公大賢忠而見疑
降及異代以為規有德無位用無所施用而弗信位禍之隨
詭遇有獲君子弗為身黜道光雖亡不隨士郡守孔良百廢咸支
爰崇其宮又嚴乃祠俾民觀者式是令儀勿替後人尚永無虧

墓誌銘

劉顯仁墓誌銘

至正八年予初寓臨安交友未盡識也求士於天台陶中立
四明劉顯仁焉與之交侃侃也時抗學教道職廢不擇有遺
行輒介有權力者或以賄登為之既弗稱皆惶懼自退郡因令
教官選文學之士不奔競者具禮往致聘顯仁與馬顯仁曰吾
心實不樂為此今郡守以禮招予予當為斯文一出然不能久
也居數月竟以父病辭去明年乃以詩經領鄉貢弗偶于春官
歸侍父館海寧州賈希賢之義塾明年七月得暍疾疾二十日
卒且卒無他言惟以父老弗克養為恨顯仁名子青家世居四
明之黃甘里曾祖諱三聘祖諱圖南仕宋為秘書校勘官父名
景元讀書作文為鄉先生母舒氏娶史氏無子先顯仁五年卒
顯仁既卒乃以鄉貢進士除 書院山長顯仁生於某年某
月某日卒于某年某月某日有詩文若干篇顯仁家甚貧而性

取介壽所與交其平生之最相知者陶凱中立賈執中希賢及

墓是為銘二曰 行成而不詭學成而不及仕猶有老父而無弱子嗚呼其死自

海寧應和鄉墓誌銘

四明劉顯仁病篤遺言于其叔父景儀以其友人應和鄉之墓
俾求銘于劉基曰先生知乎心信予言且無妄許可於人其為
言必當垂於後應若長者生與余交浸予不得誌必屬之先生
先生當不我遺以不朽我友我其無憾矣夫明日顯仁卒景儀
來致其言嗚呼以顯仁之才之德予方期其用于世以澤夫人
乃弗克遂以死痛何如哉尚思銘其友之墓雖然不可辭也遂
涕泣而銘之謹按君姓應氏自禮其名而和鄉其字也應與邢

同本於周武王之穆後因國為氏有二種者以文童名序煥

所居之所自出也今杭之屬州曰海寧鄉曰長平里曰黃灣君

之所居也曾祖某祖某父某君之世也鄔氏君之母也沈氏君

之妻也曰元亨文彬元善君之子也妙靖適郭某君之次也曰

擇曰某某君之孫也幼失母氏育于祖母周以成人君之命于

天也勤于田儉于家孝于親睦于鄰不角勢以陵人君之脩于

身也故宋咸淳甲戌二月二十有二日君生之辰也有元正正

辛卯五月四日君卒之日也四百六十有五甲子君之壽也海

寧州長平里之墓管兩君之墓也至正辛卯某月某日葬之日

也銘之者枯菴劉基也銘曰

彼夸之顯聲騰毀隨此遜之足視忽趾觸弗逐弗奪孰或予加

不天其金夫復何嗟

王文明墓誌銘

至正十四年秋八月癸丑會稽王文明卒明年三月十六日其二兄以其柩塋于山陰溫泉鄉何塔之原柩蒼劉基既誌其壙復銘其墓曰王麟字文明其上世為太原人有自太原徙居廬州後從宋氏渡江因家于會稽之山陰而世為宋顯官至將作監簿英孫而宋亡遂晦其迹不求宦傳三世至麟二生而敏慧年七歲誦詩書能曉其義王千戶振鵬麟之母姨夫也以畫名于朝麟嘗從之嬉故遂工績畫李徵士孝光麟父之愛友也以文名于時麟嘗侍之起居故遂能詩由是聲譽聞吳越間其之士大夫能文章者無不樂與之往來其自台來越寓其家蓋樓居數月麟為詩益大進基歎其異而異之謂王氏有佳子弟當復振矣麟喪父時年十九因哭泣得嘔血疾三愈後有所麟

輒作至是忽大作作十有五日竟卒且卒猶口占為詩左右急進筆已不能書妻余氏遺腹子一人麟卒後二十七日迺生銘曰
舜之天不如樗也喬之苗不如茨也粟孰為其生而不為其成嗚呼奈何歸以水寧

紫虛觀道士吳梅湖墓誌銘

栢有高士吳先生諱自福字梅湖為吳興人其先評事公為因仕家于栢其子孫遂為栢人五世祖安國故宋釋褐第二人歷官至太常少卿使金國不屈節高祖授承節郎安撫使司將領復使金國曾祖嗣英迪功郎祖有光父良之皆不仕先生生而敏慧好清淨不從群兒嬉父母甚器異之謂其有仙風道骨稍長遂命入紫虛觀從葉邦彥先生為道士讀道德黃庭咸通

其大旨及長德行愈著自達官貴人以至于市里細民無不敬愛天師正二真人聞其名極號崇德清脩疑妙法師玄教宗師亦昇號教門高士金闕紫衣主領觀事先是觀燬于兵繼作極草率及先生領事乃重脩三清殿建嚴室新作山門既成復建通明寶閣以祀奉昊天上帝其下為演法堂於是觀宇粲新山水為之增氣先生之力也先生性孝友能愛人觀去其居半舍二親在時必日親親省奉甘旨不置親沒喪葬皆如禮與其兄相游處每養二子不忍舍二弟早死則撫育其孤周恤其空之無少間其死之二子能讀書則晝夜勉之曰吾家世簪纓更值時變明戶覆喪吾已委身方外不復能力學以續先緒其責實在女女惟勿懈尚克遂吾願既而世昌中乙亥鄉貢世德中丁亥乙梅婦先生志為先生又自名其室曰知止客至輒邀坐具酒食不

極歡不已同門陳樵隱老病先生躬為奉湯藥待寢興數歲猶一日及卒為治喪葬曲盡其情凡其他所為大槩類此故領袖教明垂五十年大小咸敬服撫問言至正十五年冬十月丙申卒年七十有五弟子王君采先生二年卒於是君采之為子梁惟適及惟適之弟子王有大相與樵樞葬于觀之南園是歲十有一月丁亥日也基年未弱冠時讀書居城中聞紫虛山水之嘉因從數朋友往游之先生先生即束帶出與偕游過一所必指曰此某所此藉為某所今為某作於某人實某時無不誠且悉游畢登者速觴主僕皆酣飲乃送至溪許無毫忽怠慢意基後每與客往先生輒相待如初蓋是時鄉里之稱仁德長者莫不曰吳先生焉丙子之歲基官游他方不獲復見先生今年春歸括而先生已矣不亦傷哉於是葬之七月而惟適持世

昌狀來請銘其既蒙先生知弗敢辭乃為之銘銘曰
惟吳之先自周出第兄來東開邑國文分蔓延綿厥德長沙保
民有功績河南治平為第一前有季美後處默安棲蒿菜食永
廉聲華章在文籍賢良代生真具迷豫章真人純孝德以扇
渡水神輔翼公然唯升當白日於休先生發往蹟保合至真去
河濁收截精神歸間寂金蛇守門違皇極二六益一靈降質龍
離于羊牝馬逸大衍之半返冲漠好溪南陵高以蔚少微四星
光景輝其上有松下有栢中有佳城錮以石地又天長保玄宅

吳孟思墓誌銘

至正十五年春三月濮陽吳孟思卒其冬十有一月翰林待制
致仕申聲公以子昭來泣拜于劉基已公乃代之言曰昭之先
人以表墓山入縉紳間縉紳之士暢名當世者無不與交游先

生之所知也公死而家無貲不能求者于大官請以屬先生其嘉
杭禁嘗聞孟思游而善故不能讓而誌之曰君諱敷字孟思先
世家濮陽諱亡莫詳其系六世祖忠仕宋為殿前司統制官青
康之難也高宗南渡江始居杭州高祖九昌宋左武大夫忠州
防禦使曾祖佐承信郎御前東庫使祖演成忠郎殿前都指
揮使父埴以京官子弟恩授迪功郎至元十三年宋亡幼主歸
命凡趙氏及其臣僚之子姪咸北觀京師迪功與焉留十餘年
復歸于杭配王氏生子三人孟思其長也孟思少好學工翰墨
尤精篆隸凡歷代古文欵識制度無不考究得其要妙下筆初
若不經意而動合契度識者謂其子行先生趙文敏公不能過
也故四方來求書者日衆出輒為好事者邀止止或彌年月至
則隨所至有足摩躡孟思悉應接不倦孟思事父母甚孝母三

氏先卒越二十有六年而父卒年八十有九家無恒產而喪葬
感得盡禮二弟皆仰給孟思孟思又好賓客樂周急故金帛日
至而贏常無儲是歲以疾卒于崑山州之寓舍年五十有八歸
葬于湖州之武康縣之封禺山從先域也配徐氏先二十有四卒
卒至是而人合葬焉子一人即昭也孟思為人外不與物忤而內
甚剛介所亦人多達官而略無求薦進意自號曰雲濤散人所著
述有雲濤詩卒葬棠說文續釋集古印譜傳于世銘曰

王子明墓誌銘

君諱坦字不明姓王氏其先會稽人由會稽徙於之鹿水曰玉
溪后馬故遂為枯人曾祖森祖杞父傑皆隱不仕守分務本以
敦蕃裕君貌峻整而心坦夷善居室則閭族無不敬信能與

人交時賢大夫如胡公汲仲趙公子昂李公仲賓皆相好讀
務知大義常曰士生不獲罪於親戚鄉黨便得自娛于一丘一
壑足矣寵榮權利非吾願也至正十五年九月日以疾卒年五
十有九且卒命其子曰我家世儒者我死女當以時練葬我毋
越禮毋用釋道士以違聖人教且誣辱我配劉氏先四年卒年
五十有七以其年某月日合葬于戴村先塋之側子二人長曰
堯其次曰瑾瑾早死君卒之明年君之從弟堯以珖來泣拜于
劉墓請銘其墓且曰吾兄有才學宜用世澤物乃悶不顯斯為
可憾基曰不然洪範稱人之福有五民鮮能兼也今君年六十
不滿一不為天有田宅以足衣食不為貪守已而不思於人不
為無德世治而生世亂而死生不見戈兵而死在正寢不為不
幸夫何憾乃為之銘曰

生不勞其形而以善名死不離于否克全弗毀誰如其祉以豐
孫子

處州路教授吳府君夫人梁氏墓誌銘

夫人姓梁氏處州麗水縣人也五世祖汝嘉宋建炎初知常州
武進縣高宗南渡至常官吏皆散走公獨不去由是見知升通
判州事東遷戶部侍郎嘗金人難與和親及東京留守孟庾不
可任因忤用事臣意進權戶部尚書而諷言者彈之未幾金果
背約孟庾以東京降如其言終寶文閣學士右通議大夫致仕
追贈少師爵縉雲郡公曾祖濤宋朝奉節通判平江府事祖梓
父榮國好學有文值世變不仕母蔣氏宋文林郎崇德府龍陽
縣丞所之女也夫人年二十八嫁為令將仕郎處州路教授吳
君堯務妻吳君先卒後二十年是為至正九年而夫人終

年九月壬戌卒年八十十月己酉附葬于教授君之墓二在青
田縣鳴鶴鄉之擇山子男二人長士弘次士毅士毅早卒女二
人長亦早卒次適葉詵孫男三人支生本生棣生女二人夫人
能讀書每暇日必召子孫立堂下講經史大義豐三不倦故其
子若孫皆讀書為儒者銘曰

維梁之先因國為姓叔魚師孔侯封千乘統守九江竦著七序
政既可稱言亦有緒伯鸞清節文貞純孝賢良代生可則可效
侃侃夫人少師之孫載其靜壹以配儒門儒門有秩淑人是宜
兢兢婦道媿媿母儀孝慈既備壽考以寧詩書是訓孫子是承
擇山之原其土孔阜既妥厥靈必大乃後

陳處士墓誌銘

處士姓陳氏名莘字希尹世為處州麗水縣之來儀鄉人曾祖

某祖某父某皆守分樂善以繼承其家業故世以德稱于州里
至處士而家益裕行益謹推餘濟急雖數不吝邑舊有通濟壇
溉四鄉民田幾二千頃遇旱澇壅泄必先出已資倡事皇慶癸
丑水壞堤數十丈鄉人大戚處士竭力冒寒暑董役三年乃完
蓋未嘗矜其勞焉至順庚午某月某日卒年六十有一其卒之
月日又其生之月日也娶葉氏後十有五年卒年七十有一至
正癸巳四月丙辰合塋于其鄉吳院之原子男四人女一人孫
男九人曾孫男十人可謂昌盛蕃衍有後也已銘曰

既贏既寧胡為乎公卿位不酬其履多而孫子克緝乃祉垂于
萬祀

陳司戶墓誌銘

故宋平江府司戶參軍陳公以有元至元三十二年三月癸亥

卒于平江縣和樂鄉太平里曰浯溪大兼之山至正十七年
葬人季仁壽始撫其世系行事以為狀而青田劉基為之誌及
銘其誌曰陳公上世居光州固始縣唐兵部侍郎勳始遷福唐
其子孫世仕閩遂留為閩人至宋有諱叙者幼以孝聞人稱
之曰孝童及長有學行家徵不起叙生岳州教授報生湖陽
遷使禾粟贈金紫光祿大夫位特進公高祖也是始居龍泉為
處州人是生右儒林郎長沙縣丞輝長沙左丞節郎江東總
領所幹辦軍事增生鏐官左憲教郎兩浙西路安撫使司主
管書寫機宜文字公父也公諱浩一諱汶字養浩少孤母夫人
葉氏親課之讀書比長通易春秋百家字史知天文曆數之學
寶祐丙辰以祖澤補科仕郎趙葵馬光祖交薦授錢唐尉不就
景定辛酉呂文德制置荆湖辟權鄂州司理咸淳辛未陳仲微

為除紹興文學官俱不就後四年甲戌銓授迪功郎平江府司
 戶參軍時替說友安撫浙西疆起之未幾以印氏殺人事件置
 丞相遜解歸鄉里卒年五十有一夫人潘氏棄夫人後司戶十
 六年卒而夫人奉養克盡孝道子男四人長椿從仕即汀州路
 總管府知事次梓卿次相卿出為叔父後次松卿早世女二人
 長適將仕郎廣東道清政廳訪司照磨潘弼孫男二人吳杭州
 路豐街倉大使煥處州路醫學錄曾孫男四人女三人其銘曰
 昔周大姬女胡公祀虞侯封于陳宛丘是都其後子孫為齊懿
 大夫因國立氏實蕃實層閱秦漢魏晉宋齊以祖勲庸德言
 有不虛霸先開渠王于南隅涉隋唐宋支分蔓敷有自光從開
 乘宅權區踵屬班聯為鄉為儒歷世滿五是維司戶未及成人
 不失所性服膺夙訓不憚勤苦博覽經史悲觀摩序而弗絕

求篤信好古薦辟數不就違母所參軍小試匪溺簪組不悖
 法以附勢權臣是忤排衣長辭歸卧鄉土遂自龍泉移家城府
 韜光履素和樂謂鄰有赤子貧弟能舉我俾鞠之卒續厥
 緒里有墓廬為強暴奪取我資俾直之爰復乃宇姻且室之
 嗣請後勿與曰鬼不歆異姓敢餼而祖父惟殽先厥毋痛摧肝
 所幸有子有孫克承克叙俾毋壽以康如子與處浯溪之旁土
 原隰其北孔安其澤孔溥立石鐫銘百世猶觀

松陽周處士墓誌銘

墓還自越之明年冬十一月前松陽縣明善書院山長齊先生
 來言曰曩志冲以鄉貢進士下第于春官備員教職且三年得
 善士馬姓周氏名繼祖與之交遠而不忘近而不熟久而敬猶
 一日也間嘗請于志冲曰周氏居松陽縣之仁厚里自故宋時

為名家紹定中鄉貢進士諱梓字茂材者繼祖之曾祖也是生
留道字一之至元中嘗以家財募壯士從王師伐漳州叛寇授
管軍千戶寇平而不願仕配潘氏是生繼祖之父諱鏗字希聲
配王氏生子男三人繼祖其長也繼祖之父自少力學能詩通
書數家有積而善散鄉里之死而無棺者遺之木雨雪而突不
烟者與之米寒者贈之衣被衣能田而無田者假之田其無資
者貸之而不取息歲收田之入則從田者操量粟族姻死無歸
則為殯喪費悉自己出事父母盡孝接賓客盡禮不幸年三十
七以卒卒之時母氏方年二十四繼祖一歲弟紹祖一歲小弟
繼祖一歲而祖千戶君已七十五歲母氏矢死事舅育諸孤保
家業弗墜夫母氏猶在堂而父不逮養喜不寒其悲繼祖才
下不能揚名以其父母顯則敢廢先人成德以獲罪于天下之

為子者今幸見知先生請為狀以乞言于時賢俾勿亡其何德
大焉志冲猶辭以未知及明年以辟地過其鄉而其鄉之老人
稱周處士之德善者滿口如繼祖言乃撫而為之狀先生繼祖
之同郡人也當為銘夫齊先生信人也授業于今行樞密院判
官石末公家其為言皆有徵於是劉基為之誌曰周君希聲生
于至元己卯五月三日没于延祐乙卯四月十三日葬于又至
元庚辰十二月十七日墓地在其所居里曰下壠至正十七年
縣以父老請旌表王氏孝節上郡郡移檄風紀之司覈得實從
其請王氏即周母也銘亦作於其年銘曰
當壽而夫爾獨得其少惟没弗磨爾獲獨多豈非天耶人其奈何
定慧院三塔銘

圓明智照和尚族嚴氏崇淨其名秋潭其號也年十六受業于

明超師師居崇德州之定慧院院在州西南距城闕七里其地
曰尚野之原蒼水分流環之故宋淳熙中有居士曹九公實初
建焉再傳而至超始大其業超之徒二人一曰崇聰其一即和
尚也和尚與聰同心協力固其已成振其未舉而其師之業益
衍會聰師先卒和尚思其世之勞勤乃以至正元年建三塔于
西廡以其中為曹九公之域而次及聰大報木也自和尚以及
後之主是院者皆豫為兆綴聰後嚴宗派也眾僧居左其徒居
右廣惠愛也和尚道高帝位益勤德宏而行俞宏其弟子師慶
春澤春育皆克承師訓其業可無墜矣先是塔建于壬地淨應
上人竹川過而基之徙于辛地塔建之明日有鵲來巢其上鳴
呼異哉銘曰

森起伏雲宮瑤碧旭卉煜離列鼎趾三塔顯藏待來也
明光佛燈照虛續於千意年無敢觸

Large stylized watermark or seal, possibly containing the characters '書印' (Shu In), indicating a library or collection stamp.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 likely a title or chapter heading, writte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a reference mark.